

●上卷

刘基，括苍人。博学，精象纬，志切安攘，著《郁离子》书。始谒太祖，以天道，后举者胜，一语契之，遂置幄中，多所咨受，以成大功。公性刚毅，慷慨有大节，论天下安危则义形于色，知无不言。每遇危急，真气勇发，计画立就，人莫能测其机。太祖常称为老先生而不名，且曰：“吾子房也。”封诚意伯。

李善长，定远人。太祖初起兵略滁阳，途适与语，称旨，遂置帟幄，俾掌书记。已而郭子兴欲援入麾下，公强不肯行，自是终其官，典中书省，密议裒然，为群寮之长。凡军机馈饷，开国大制度，悉所赞画。及推戴称王立帝，度德相时，识归真主，为天下臣民先后累陈。胡党暴卒，员外王国用，少卿陈汝辉疏伸其冤，太祖感悔。

陶安，当涂人。太祖初渡江，迎谒军门，劝取金陵，期以帝王救世之功。定鼎后，开礼乐二局，首命公为学士，一代典章悉所从出。其开国儒臣之宗乎？李习、朱善、吴沉、王逵、王景、朱升、苏伯衡、危素、黄缙、徐一夔、鲍恂、刘仲实、刘三吾、詹同、葛钧、潘廷坚、秦裕伯、陈桎、李翀、张以宁、牛谅、贝琼、或辞胜不适用，或才局不善通，或成见自是，或隘器难伸，或老岁不竞，皆出公之亚焉。

取天下在识势，运天下在识事，定天下在识本，三识备以符翊真主。是故有一代之兴，必有一代之佐。刘以后先着屈群策，李以国老和群将，陶以儒术饬吏事，皆真主所先具而能无用之者也。精蕴未减子房，无以辟谷，不免惟庸毒杀之惨，韩国先老几矣。而志缘业识，依违时辈，终见所累。姑孰以经义掩大用，自知三所不如，寻亦出守令行省，无以昌其所业识天下而轻自照，其惟智者之千虑哉！

武宁王徐达，凤阳人。太祖起义兵，首谒麾下。其动静语默，悉超群英，乃命为帅长，从渡江，定金陵，枢运四征，幄麾百战，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谋无所不成，攻无所不克。王言简虑精，命出不二，诸将敬诺。神明所至，攻城不屠，受降不杀，成功不矜，至封姑苏之府库，置胡宫之美人，财宝不以取，忠志无疵，非人所能同日语也。

忠武王常遇春，怀远人。忠信智勇，膂力绝世，佐太祖飞渡太江，霆击电扫东南郡县，以次削平。既复下兖、豫，遂议北征。至通州，禁侵暴，务安辑，人不知兵，市不易肆，皆爱戴之如父母。乃进收燕都，寻平河东，入秦复率师破开平，大俘获以还。

武顺王邓愈，泗州人。勇力过人，能奉法，以惠恩恤下。从太祖渡江，命

守广德，谢长枪寇城，大败之。移戍宣州，领兵克徽州，破苗杨攻师十余万，遂取严州，略浙江临安，大败张寇于闲林寨，击走伪汉部将，命守饶州。讨陈友谅于江州，乃下江西留镇之。复出镇襄阳，西抵巴蜀，北控河洛，大败王保保于定西、南平，溪洞，穷追番部至昆仑山。而广德、宣州、徽、严、饶、抚、南昌、襄阳八州民怀德独深。

岐阳王李文忠，盱眙人。太祖之姊之子，年十二无母，鞠于太祖，即能事战。初守略池、太及浙江杭、严、东拒伪吴，西当伪汉，会金华苗獠杀胡大海，王率兵趋逐吴，以二十万众寇新城，王与战，冲突敌阵中，格杀溃之。寻提兵北伐，获元皇孙宫妃，复移镇西蜀。已而副中山王驱驰山后，至白登、三不刺，攻大宁、高州、大石崖皆克之。王释兵家居，恂恂若儒士，尤耽群籍，声色之事澹然。

襄武王汤和，凤阳人。骁勇饶智略，始从郭子兴。太祖取和州，遂委心奉之。从渡江，克常州、江阴，平姑苏，谕降方国珍，殄姚大胆，略定闽中诸郡，同中山，宋国北征赵代，复下蜀，讨五开山獠。王临阵决机，有语及兵法，辄笑为泥古，又善缮甃城郭海上，多遗世泽。

昭靖王沐英，凤阳人。八岁归太祖，怜其孤幼，以子鞠之。年十八出镇镇江，绰有声绩，内托肺腑，外秉节钺，以麾诸夏。南平闽越，擒陈友定。西略昆仑，远涉流河，掀牂牁，踏夜郎，蹂乌蛮，生擒段世，下车里八百，平缅甸，皆虎视以雄，遂留镇之。王以仁智为理闾庠序以示礼，迪官常以示制，均政役以示安，周抚集以示挟，破思伦法以示怒，泣俘馘以示恩。诸部怀仁服义，豫附辑款，收其土贡，以克军实。

六王元祀，开国奏肤表，表无以尚之。以锋镝莫若行伍，以行伍莫若帟幄，以帟幄莫若神武而不杀，是故有取焉。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，盖复有可言者乎？济济多士，挥霍麇突，曾是不少，则非所急闻也，敢并列如左。洪武三年大封功臣，公六人：李善长、徐达、常茂、李文忠、冯胜、邓愈。侯二十八人：汤和、唐胜宗、陆仲亨、周德兴、华云龙、顾时、耿炳文、陈德、郭子兴、王志原、郑遇春、费聚、吴良、吴贞、赵庸、廖永忠、俞通源、华高、杨璟、康铎、朱亮、傅友德、胡均美、韩政、黄彬、曹良臣、梅思祖、费聚。十七年所定功次，功高望重，曾总兵者八人：徐达、李文忠、邓愈、汤和、冯胜、沐英、耿炳文、吴良。专簿书而听指示一人，李善长。以义气而功封三人：郑遇春、王志原、费聚。随军征讨有功十九人：周德兴、郭子兴、赵庸、仇成、李新、俞通源、谢成、张德、吴真、江兴祖、陈桓、张赫、朱寿、廖永忠、陈德、顾时、唐胜宗、陆仲亨、华云龙。自建功者十五人：傅友德、蓝玉、叶升、曹震、张温、王弼、郭英、曹兴、周武、吴复、金朝兴、薛显、胡海、张翼

、朱亮祖。因父而封四人：常昇、康铎、陈辂、濮琦。来归者七人：韩政、曹良臣、杨璟、陆聚、梅思祖、黄彬、胡均美。然得与功臣庙祀惟二十一人：徐达、常遇春、李文忠、邓愈、汤和、沐英、冯国用、胡大海、赵德胜、华高、张德胜、俞通海、吴良、吴真、康茂才、曹良臣、吴复、耿再成、茆成、孙兴祖。其至今子孙得袭封爵者，惟黔宁、中山两氏，余皆废罢。

长史桂彦良，通经史百家，言嘤嘤儒学。洪武六年被征，白衣赐宴，谕以治道。对曰：“道在心，心不正则好恶颇而赏罚差，太平未有期也。”屡援经训献纳，太祖每称善。有以墨败官者处死，力谏，当如律，又问法行数。犯曰：“用德佚，用法劳。”尝进皇太子心图，及上太平十二策。太祖曰：“卿帝者师也。”

陈遇，金陵人。博究经史，有治才。太祖召见礼甚，称先生而不名，日侍帷幄，坐久必赐宴，间命厩马送归，车驾三卒其第。先生竭心攄悃，所献替悉保国安民至计。授学士者再，固辞。授侍郎，固辞。授礼部尚书，又固辞，乃不复强之以官。欲官其子，亦辞谢。眷待之隆，亚于勋戚。

陈雅言，永丰人。为人明粹刚直，有用世之志。穷研经史，为文章，充衍有格气。慷慨尚义能急人之困，损所有而不恤。洪武中为教谕。

章溢，龙泉人。弱冠从王叔刚游，明用世之学，数以布衣集乡旅，以捍大患。及见太祖，擢佥管田司事，巡行江东、两淮，佥浙江、湖广按察司事，命征八蛮，守处州，随职效勤事，咸中其区画。及议分屯料，阮德柔设水军，所计文忠取建宁，不爽尺寸，惜不为大用。令当安攘之寄，任其驰驱耳。官至御史中丞。

许瑗，诸暨人。好学秉志，能以忠信许人，且识攻取之术，以儒士谒太祖，因说曰：“方今元祚垂尽，四海鼎沸，豪杰才勇之士，势不独安。有勇略者可以驭雄才，有奇识者然后能识奇士。阁下欲扫除僭乱，非收揽英雄难以成功。”太祖深然之，命为博士。寻守太平，伪汉陷太平，许不屈死之。

志士腾才，不可以无具经义之为功大矣。而迂儒泥古不以为心注脚，则岂善穷以致用哉？桂陈乏施，章无大用，而许以殆灭，后世疑其泥焉，然而其为具自在矣。太祖以不碍之心随在听而取之，其亦一时之冯翼哉。

学士宋濂，金华人。少慕古人之学，研究经史，析理精微，而泛滥于百家言，悉得其旨要。乃发而为文，雄丽温雅，浩然不息。元末避乱龙门山，太祖征至，甚眷之。命司制作一代典章文物，承旨挥次，皆傅。后大纪述，天下无贤愚，识不识企之。日本得《潜溪集》，刻板国中。高丽、安南使购公文，不啻拱壁。公坦重任真，不忤物，为人给亦不较。

待制王祎，义乌人。屹然有奇气，人初见若不敢，即一言之人，则情义蔼

然。于经史百家无不究其极，其为文宏丽沉雄。太祖初渡江，礼任之。洪武五年，使云南，谕降梁王，辞严义正，梁君臣骇顾，已有降意。会元使脱脱以征饷至，欲连兵拒我，乃以危言迫梁王拘匿，岁余杀之。

吴伯宗，洪武开科状元，金溪人。性劲直不回忤，胡惟庸坐谪凤阳，上疏论时政，指斥惟庸罪状，不宜独任以政。召还，寻忤旨，复谪教谕。亦召还，拜大学士，寻复以事累降检讨。初业举，识者见其文叹曰：“此儿玉光剑气，终不能掩。”后果克然。

侍郎曾鲁，新淦人。七岁能暗诵九经，稍长泛滥史籍，凡古今国体治乱，人材忠佞，制度沿革，悉能言之。有叩之者，如山川出云层见叠敷。十九谒虞伯，生知博而反说于约。太祖起公修《元史》，当群言沸腾，公历举传记答之，时谓公能以舌为笔，宋潜溪以笔为舌。

胡翰，金华人。学博无所不究，为文章明洁简峻，论议出人意，款句洒然，不落尘俗之态。雅好泉石，幅巾短杖，著书以自乐。有劝之仕，剧谢之。太祖聘致，授衢州教授，预修《元史》。初学古文于吴渊颖菜怜，宋潜溪攻举于业，移书招之同学。

赵搆谦余姚人。雅追古学，欲探造化之原。洪武十二年聘至京，修《正韵》，与僚官不合归。二十二年再征，起教授琼州，作琼台布学范，传六书本义，声音文字通授，造化经纶图说集补前圣戒书随物书之，以兴起斯文为己任，蛮俗自兹向风矣。

人文以华国，炳炳朗朗，郁郁彬彬，夫岂什艺之絺绘哉？后世枝叶于言，则何以利攸往也？茂州之役，三市街之惨，使越而图之，尚或有处北山三黜之羁玄，探强记之劳，皆未昌其所展，然岿乎成家。天启以翊，初运则乌乎可泯耶？

宋纳，大名人。动循矩矱，不妄言笑。洪武十三年征诣公车，授助教，横经发难，击部廓塞，学者如客得归，历升太学士。会国学成，生徒日夥，而识主者往往巽懦，师生相讦，教尼不行。高皇简命公为祭酒，公厘正宿弊，倡学规，立师道，提挈铲碾，不遗余力。当开国初，博闻摘藻出宋公上不少，公独能得士得君。考诸监规尚在也，而垂训迄于今为烈，信在此而不在彼。

魏观，江夏人。读书勤苦不辍，倜傥有治材。太祖初辟入词垣，多所制述。擢祭酒，寻谪县令，后守苏州。时征陈宁苛政，戎事倥偬，百物雕耗，礼文衰落，公能力挽，躬率风教，勃兴课绩，为天下最。后以御史诬劾，兴士诚既灭之基，遂罹害。太祖卒悔之，命所在致祭，哀赙有加。

尚书钱唐，象山人。任真有耿概，常被召讲《虞书》，陛立有纠之。唐曰：“陈古圣言，不跪不为踞。”谏宫中不宜揭武后图，忤旨，待罪午门外终日

。太祖悟，赐饭并撤图。

陶厓仲，鄞人，清介自持。洪武中为按察使，专治赃吏。布政使薛大方贪暴，亦按其状劾罢。

才不可露，露必有有我之胜，胜则气召而轧之。轧则穷其不穷，幸乎？

徐舫，国初桐庐人。戴黄冠，服白鹿裘，腰绾青丝绦，性尚风义，章绂不能縻。自幼有侠气，视法度士如无物。已而悔，受章句业，辄操觚烂然。已而复悔，是蠹书鱼也。人生贵适意，乃放浪山水，歌吟于云烟，出没之间，与江汉淮浙名士相摩切，人莫测其涯际。宛陵故人罗氏，率五百指来避兵，辄衣食之，病为注药。死为殡葬，久且弗懈，事平具送还其家。

王冕，越人，磊落有大志，穿曳地袍，翩翩行，两袂轩翥。下东吴，渡江入淮楚，北抵燕都，历览名山川，搜访奇才侠客，谈古豪杰事。呼酒悲歌，隐山谷中，著书一卷，坐卧辄随秘，不使人观。曰：“吾未即众，持此以遇明王，当佳风日，一赋亶亶不休，皆鹏骞海怒，读者耸毛发。”天大雪，赤足上潜岳峰，四顾大呼曰：“遍天地间，白玉合成，使人便欲仙去。”太祖致冕幕府，授谏议参军，寻卒。

杜环，金陵人。侍父宦游，好学饬谨，重然诺，好周人急。父执主事，常允恭死于九江，家破，母张氏老，投允恭，知交无所纳，访历至杜，悬鹑庵雨谒之，杜礼迓固留养。杜贫，龟强率其妻马氏敬事母，母性褊急，少不愜，辄诟怒，杜私戒其家顺之，勿以困故为慢，卒则为葬，且时祀焉。杜后补晋王府录事。

洪武末，姑苏三高士王宾、韩奕、钱芹。时郡守姚善右贤，诣王陋巷，自述名以候王，报谒至府门再拜而返，守迫迎，王曰：非公事不敢入也。又将候韩，韩先入避太湖，守叹曰：韩先生面得幸承乎？又介绍候钱，钱请伺月朔，胥会于学宫，至则出一简授守，乃守御制胜之策，守嘉尚，后荐为行军司马。

高启，吴县人。攻苦力学，诗追唐大家，文亦汪洋丽则。张士诚据姑苏，公避居吴松江，日咏歌自适，与时俊杨基、张羽、徐贲、王彝、杜寅、张宪、周砥、王行、宋克辈游，尤好权略，论事数中肯綮。太祖召充两制史馆，授编修，擢侍郎。乞归，复居江上，锐志不少衰，以故人魏观为其郡守坐诬，以连死。

花云，怀远人，骁勇绝人。祭已，仗剑谒太祖于临濠，甚奇其才，命将兵蹂躪群盗，若走貔流电。复察公忠义可信，任命宿卫左右。后守太平，城陷，伪汉缚公急，公奋身大呼，缚解起夺守者刀，斫五六人，遂碎公首，缚于舟樯，众射之，至死骂不绝口。

张飞卿，无锡人。气■〈山斥〉孤騫，面如赭玉盘，双瞳炯炯照人，见有媚侧，虽达贵人必面折。其当孝义恭俭，若俯然有甚畏者。嗜学爱《孟子》，养气章，反复为子姓诵之，援毫为声诗爽爽。国初，胡豫章围无锡，吴将莫天祐不肯下，传令屠其城，张奋身往来胡、莫说解，所全活数十万人。

孔子不得已而思狂，彼其浩通，遐覩嚶嚶，古人以为蹶圣有地，吾弗能已，得免文宣之戚乎？若王生冤，当表而列之，一至梅花屋为竟日之谈无及矣。异世耿然。

姚善，安陆人。洪武末守苏州时，承夷僭靡习，豪室侈用，尚明法以整之鬻者，或更籍持短长，贼譟蜂起，善洞达政体，周合人情，张弛宽密，各协事宜。由是吏民顾名检，率图趋义，转称大治，为列郡最。靖难兵至，抗大义以死。

练子宁，新淦人。洪武乙丑对大廷，即极言朝失，无忌避。太祖嘉之，擢第二。自少以名节自砥砺，声望蔚然一时，以文学行谊归之。建文拜吏部侍郎，多所建白。寻改都御史。靖难兵起，廷斥李景隆卖国秘谋，后以不屈族诛。姻戚被逮，论死者百五十一人，戍远方者数百人。

铁铉，邓州人。初为五军断事，奏对详明，太祖喜之。每法司有疑狱，久不能决者，属铉片时而成，寻擢山东参政。靖难兵至城，围月余不下，忽以计窘。

文皇甚知不能克，乃弃去。后登极，擒至，令一顾不可得，去其耳鼻，亦不顾，碎分其体，至死尚詈声喃喃也。

陈迪，宣城人。通经术，有志操，任云南布政，大著军绩。升尚书，疏议清刑狱，集流民，免犗租，皆切政体。靖难师起，被命督军饷，即陈论大计。及文皇登阼，骂不屈，同于凤山等六人就戮，乃熬凤山鼻令食，公尤肆指斥。

悉古死事多烈情癖直，即乏缜思，以达授政，乃若两得之，不尤见其从容酌就乎？可与共学可与立。

方孝孺，宁海人。读书务精思，力践担荷，纲常羽仪，斯文凛乎？其不可拔。其为文，辞艺森蔚，千变万化，不主故常，而义意濯然常新，一时士类推服，建文倚重之。靖难兵入，以衰濯哭禁掖，夷其族，死者八百四十七人。

甚哉！死生之际之难言也。公能笃信，而未尝不好学能守，死而未尝不善道。然则其至焉否乎？吾不得而知之也。造化灵根，不经不史，不死不生，不文章不节气。古三代之英，宇宙一掬，故先死事而尽其生色。相太虚，故随所学而藏其用。天人同源，故致其道以毕吾性。公英魂入天，以繁风纪，若正学不坠地，以为学士凭则尤快也。又曰：尝见许给舍谈及革除事，辄泫然悲之，以为诸公只剧知了自己死事。因言吾乡严尚书后事而死，或老成用意，不徇

目耳，安知其无所存者乎？又曰：时侍读楼璉，当逊志处决后，继召楼入，惶惧受命归，语其妻曰：“吾将以全尔辈。”及夕自经死，是有所存者。楼，金华人。

高巍，辽州人。宕轶负奇气，论事欲治其先萌。建文初，诸藩衅未作，疏论时政，借汉以为喻，效贾谊太息欲定经制，执几先以全亲厚，极数千余言，人未以为的。言及靖难兵起，愿使燕军上书，亦极数千余言，恳恳陈说大义，曲为分处，慷慨从容，奋不顾危祸。书再上，不报。文皇临御，自缢驿舍死。

黄子澄，分宜人。少务学有俊声，建文初为太常卿，诸藩不靖，公朝夕龟勉，与本兵协图。靖难师起，遣将调兵，多出指画。及大将李景隆败奔，公哭谏当特诛，不听。已而徐凯、盛庸相继败，顾民等降，公拊膺大恸曰：“大事去矣。”后以比檄攻公，急借谪南，徼以图募兵。文皇践阼族诛，一子易姓田奔咸宁。

齐泰，溧水人，建文中为兵部尚书。初，太祖召公问边将姓名，公历数无遗。又欲考诸图籍，公出袖中手册甚悉。太祖大渐，将传位建文，公预受顾命。靖难兵起，公戮力竭心，五内阃外嗣君，惟召学士辈讨论周官法度，处便殿弄柔翰事，遂不可为矣。乃族诛。

景清，真宁人。气倜傥，担负大节。民有女，为妖所凭，公馆其家，妖不至，乃书“景清在此”四字，粘其户，妖竟灭。文皇御极，死事者甚多，公为都御史独晏然侍朝，人以其素少之。一日早朝，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，文皇意固疑公，及见公着绯衣，遂检之而得所带剑，不屈而死。

纪善周是修博学，富著述，有孝友忠信之行，非其义不苟取。靖难兵起，陈论大计，及指用事者误国，众共让挫之，屹不为动。文皇师驻金川门，宫中悉自焚，乃留书其家，别其友江仲执、解缙、胡广、萧执、杨士奇，付以后事，入应天府学自缢死。

高之死，死先见者也。黄之死，死勤王者也。齐之死，死忠事者也。景之死，死报仇者也。周之死，死仗义者也。时则有若侍郎卓敬、给事中陈继之、御史鲁凤韶、长史陈通，皆先见焉而死。编修王叔英、拾遗戴德彝、少卿胡闰、尚书侯泰、侍郎黄观、郭任、经历宋征、给事中韩永、知府陈彦回、知县颜环，皆勤王焉而死。侍郎陈性善，知县颜伯玮、郑恕、州判郑华，都指挥马宣、朱监、皆忠事焉而死。尚书张紘、给事中黄钺、廉使王良、都御史程本立、茅大方、御史高翔、甘霖、魏公冕、少卿廖昇、寺丞邹公瑾、教谕王省、举人刘政、教授陈思贤，皆伏义焉而死。

姚广孝，长洲人。从释氏学，善诗文，炯有谋略。太祖命十大高僧分往各

藩府劝善，公适至燕藩，往庆寿寺。时文皇已有密谋心，许公可托不敢言，试公一联“天寒地冻，水无一点不成冰。”公即对曰：“世乱民贫，王不出头谁作主？”遂称旨，置幄中。凡檄遣机，向悉公指受，赐今名，官太子少师，封荣国公，谥恭靖。

佛久传而失其宗旨，故后世号名其家者尽事寂，遗弃人间事而佛之教远矣。孰知其所谓寂？特静明正觉以肇世修，岂外人道自灭以求性哉？夫佛之为言觉也，诸法实相名员满觉，生天生地，生口生物，只一点灵光不息，儒与佛同之。故能主宰宇宙，纪纲民物，才无量功德圆满，彼直以顿门教异于儒，直下即见性，却堕日新之学，故非上乘根，不能以小果责报。分然一有证悟，造化随在入手，恭靖者已闯其门，稍稍得力。夫岂小儿羊鹿之机耶？高僧为道衍，似杞来复。宗泐慈容，处峻怀涓。子梗道衍，即恭靖法号。太祖亲授斋崇禧寺设无遮会。

胡广大学士，谥文穆，吉水人。太宗简入内阁七人，以公为首，推论思宥密十有七年，始终一节。而辅导东宫，扈蹕行幄，时各有发明。有请封禅者，公作颂却之，其纂修充总裁官，铺扬文治，为一代大典。

胡俨，南昌人。博学，为文尚纯实。太宗简入内阁，有顾问必从容审度而后陈，不以才智先人。及兼宫寮，所对皆切人情。后擢祭酒。公自处澹素，谨于报施，遇可否利害，必拟议以求至当。群论中有不合，即引退不与辨，以故所至能全交。

解缙，吉水人。自幼颖悟绝人，宏才浩志，爽鬯通捷。其为文，辞劲意精，不经虑语出口，人辄不能到。太祖宠眷大庖西室，进亶亶万言，拜御史。太宗简命入内阁，改学士，命评侍朝，十臣咸切当。及密议建储，公以正对，淇国公丘福泄其议，汉王遂构公，外补尚书，李至刚复诬公怨望，逮系死狱中。

文阁初，延睿遴劫毖七俊，回翔于霄汉之表而兀无所祖，岂直以健翮乘风云上乎？孔子曰：“色斯举矣。”翔而后集，要亦有缙。蛮丘隅者，在二杨尚矣。文穆以无机而通，东湖以笃实而慎，故卒永终誉。黄文简、金文靖亦能免于其世，而大绅俊英，百倍俗辈，乃竟堕时网。抚世酬物之机，奚俟深长思耶？

杨士奇，泰和人。少师谥文贞，为本朝文贤，独步立朝。务大体，蕴藉从容，事无不举，而卒不失其正，汪如也，不可以偏长目。凡以名节、政事、文学闻于世者，举不越公度内，其宠遇亦无过之。在内阁四十余年，正统七年卒。

文定公杨溥，石首人。以文学润饰太平，大制作咸出其手，时号三杨，以文贞为西杨，文敏为东杨，公为南杨云。公永乐中为洗马，下狱十余年，家人

供给数绝粮。又朝命叵测，圉圉厉志读书不辍，同难者止之。公曰：“朝闻道夕死可也。”公为人谦雅，无大小，无敢慢。初乡试首选考官，胡俨批其文，他日必能为董子之正言，而不学公孙弘之阿曲，后果如其言。

文敏公杨荣，建安人。器识通敏，拥佑三朝。永乐中，有边急，三命公往甘肃计之。及辩解李夏之怒已，政和，丽水之征，弃交趾，平高煦，扈从巡边之驾，秘发塞外之丧，治平靖难，能不繁余力，而疏闾自飨，无大小归心焉。

少保黄福，莱州人。才识不凡，而忠贞足以居之以卫经历。上书论国大计，太祖奇之，升侍郎。永乐中，升尚书，令抚交趾兼缩藩臬章，公政猷恻怛，视民若己子，劳辑训饬，通其好恶，新拊之众依依不忍释。仁宗召公还，号泣以送。未几，复叛复命，公往平之。宣宗朝旧臣依违承顺，公持正不阿，命观戏围棋，皆以正对，不擅从。正统初，参赞军务，忧国爱民，老而弥笃，谥忠宣，其历官俸余，悉分贍姻族。

忠定公蹇义，巴县人，初授中书。太祖命朝夕左右者九载，公谨事愈笃。永乐初擢冢宰，时欲书厘见行款例，公从容陈说本末。文庙以公忠，实从其言。嗣兼宫僚，留辅监国，公政体明达，孜孜启论无倦。及命兼礼部事，抚巡应天，虽职务填委，处之裕如。公于仁、宣二庙，靖献密勿、量扩交与，未尝一语伤物。

尚书夏原吉，湘阴人，谥忠靖。雅度能宜物，临政善酌大体，筮仕工部若老吏，同官质疑者日环左右。嗣经略南服，董办工材，随在必效成绩。及辅导储宫，扈从行驾，特于公倚重，至命统署，数章其预。仁、宣庙宥密泯不能迹公，而事各就公筹公阻。文庙北征，及定国恤，从征汉庶人，仓卒酬理若平居坦然。

陈敬宗，慈溪人。庄持好礼，善论议，容止沉潜于经史百家。生平所自负于人，鲜所推让，为文雅厚而畅。永乐、宣德间，居大学一十七年，以斯文自任，常会食诸生，稍有失仪即不宥。公善饮，至酩酊独自俨然，若未尝饮者，人服其德隅。

文端公王直，泰和人。文皇往来北幸，或留辅，或扈从。正统、景泰间，任冢宰。己巳车驾欲北征，公率廷臣上疏极谏，不从。明季议迎驾，公以正对兴安，盖不为世阿者也。时与金溪文安公王英齐名，公号东王，文安号西王，论者以二公德业各如其名。

胡濙，武进人。不治皎能，以其意周旋，事为必得其正乃已。人终其身不予知充其心，盖无悔也。初为给事中，太宗察公忠实，命巡访异人。公历久还报，赐坐，语四鼓时，睿意有所属，公力保护其间。正统初，提学黄润玉行部田州，遇建文云：彼时胡濙假寻张辣挾，实寻我，纵我入蜀，久游云贵至此。

遂传送至京。仁宗为监国，值有飞语。太宗命往察之，公密疏七事，表其诚敬孝谨。仁宗颇致疑，不大用公。及阅旧章，得密疏，乃明公为礼部尚书。给事中林聪忤权贵坐死，公移病，景皇帝遣问之，公曰：“闻聪事心悸成疾。”聪遂得末减。

平江伯陈瑄，合肥人，谥恭襄，累立战功。永乐初岁，董北京海漕百万，建仓尹儿湾城天津卫，籍兵万人戍守，筑淮杨海堤八百里。寻罢海运，浚会通河，通南北饷道，疏清江浦以避淮险，设仪真，瓜州坝港，整徐州吕梁洪，筑刁阳，南旺湖堤，开白塔河通江，筑高邮湖堤。自淮至临清，建闸四十七，建淮、徐、临通仓以便转输，置舍卒导舟，设井树便行者，公微密综理，善任使，均劳逸，秋毫不取于下，故能倡此永利。

钱本中，永乐中知吉水县，能以简御烦，民乐其政，操守甚坚，门无私谒，去任民思之不忘。后复来，民欢迎如婴儿见慈母，卒于官，民乞留葬本邑，争负土以莹封墓。

论本朝人物，至三杨、黄、夏诸君子，辄举手加额，见名臣像不能不歛容，有而信决，善恶之机挺乎自树，岂不伟耶？常与万文宪语，因举《论语》善人章析解，予曰：“善人非质美，能举其质之美者也。人性皆善，人善皆可欲，可欲而不欲，则受变于俗，受变则不有诸？己能使其己自有，非致力留情，不即舍而去乎？”万曰：“然则善人学矣。”予曰：“否。”学则不自有其有，故能善与人同。以其所有而复取人之有以为有，是以日新富有，其优入不可量。故善人道实，学者心虚。实能立本，虚能受物。立本可知可行，受物可久可大。万曰：“然则善人琐乎？”予曰：“否。”道莫大于善，美大圣神善之所结也。曾外是而复有加焉者乎？

广宁伯刘江，总戎辽东，谋略不凡。永乐十七年，倭■〈舟酋〉三十余直逼望海埭入寇，刘不经意，只饷师抹马，率其部为伏，约以识号，贼至大胜之，斩首无算。师环，迫令开西壁，纵之，复夹击，生擒数百，海上倭■〈舟酋〉之败无逾此者。

户部主事王良，特达豪迈，负机略，有御众才。太宗知其名，委督饷口北，威服上下，虽英国值出师亦屈势相迓。后有部堂继董，乃事无能比也。

周新，南海人。永乐中为御史弹劾，不避权要，知无不言。虽屡犯天威，言愈恳切，朝野咸畏之，私称为“冷面寒铁公”。或有怖小儿曰：“冷面寒铁公来。”辄匿去。擢长浙藩宪，风裁益扬，属吏皆股栗俦案，相变为澹素。有锦衣使浙受赃，公捕之被诬诉于朝，械公至御前，犹猛白其状不已，命肆诸市，是夕奏文星坠，天子悔之。

鸟堕鸢鼯，怯狸鱼之畏獭也，岂尽以其力胜哉？先有夺其气耳。雄者能服

人心类此，然以善服人，不若以养，是故久而有穷其不穷，幸乎？

顾佐，太康人。为御史，转按察副使，召为府尹，守正嫉邪，吏民畏服。宣庙朝为左都御史，时竞侈靡，仕习援声妓，婪墨成风不为异。公刚直不挠，绊肃百僚，虽豪贵置之法，朝纲大振，论者拟为包孝肃，天下想闻其风采。

李时勉，安福人，谥文毅，老成修洁，刚正任事。永乐末殿灾，公在翰林，陈十五事皆中时病，后复言事忤旨系狱。洪熙初，直言进谏，命力士槌十数爪不死。未几，又言事下狱。宣宗召复其官。一日，怀金钱至史馆，撒地命诸臣拾取，公独正立，宣宗以袖中余钱赐之。正统时，为国子祭酒，教化大行，为王振所怒构，以罪枷于监门，诸生群疏愿代之。人苟为善，则信有诸？已无赖于所遇。

尚书周忱，吉水人，谥文襄。宣德中，始巡抚南畿。前后凡二十二年，督理岁漕铸铁，量定支拨，减重额，征稽羨余，立纲运，处苏杨盐利。计赈济，修圩塍，疏水利，均加耗，以舒贫乏。置编囤以革逋欠，直改兑以省舟费，建仓廩以便搬贮，处草折以易输送，定金花以抵京俸，起布式以厘奸伪，收带征以禁马头。公谋虑深长，善采众论，故巨细综画，东南赖以晏然。

文襄下心体物，博详与情，建南服水利，几于不自有，可以谓取善乎？曰：“以其事取诸人者也。”即其治漕，虽圣贤之道何以过此？曰：“禹治水，后稷教稼穡同乎？”曰：“禹稷之心无其事之心也，能以无其事取善，然后为性学。”曰：“自耕稼陶渔以至于帝，无非取何如？”曰：“舜岂取耕稼陶渔及帝事哉？”随在以正其心，闻一善言，见一善行，其心若决，江河沛然神通，莫之能御也。

况钟，靖安人，宣德中，知苏州府，至则举属僚胥卒不法暨豪右恣侈者，绳斥司不少恤，奏减重额，虚征粮，合一百二十万余。辨释诬入军千八百余，复逃户三万六千七百余，他如种种兴革，皆纪纲大务。正统五年满绩，郡民群八万余，扣阙请留乃再任，七年卒于官，民哀之若丧父母。

时尚制科，谏椽业，况政特至是极，乃起家吏员卓哉？维修信无赖于所起。

张宗琯，吉水人。宣德中为常州同知，廉介宽厚，鞭策不施，而事无不举。有清戎御史，峻法，诬民为军，张坚执不随，卒之日衣衾不能备，民老壮奔，走哭于庭皆极哀。

侍郎王质，博通今古，廉约自持。宣德中自为御史，至藩省每蔬食不厌，人呼为王青菜。

韩伟，温州人，为御史，出巡河南，镇重有体，一方藉以为安。及转河东运使，清操特著，多所建白。

唐海，归安人，廉抱迥立，报矩矱，以申展家，虽权要不少借部曹。历守郡二十年，家无拓于未仕，郡民祠之。

鲁穆，天台人，英风正谊，内恕外严，寡嗜欲，薄滋味，凛焉有尘外之趣，而官历都宪，克就准范。

本朝至宣庙开国六七十年，太平侈丽，上下豫游，儒素故风，士不以为习，而民皆安之。空谷足音，尤验能立。

英国公张辅，谥忠烈，祥符人，历事永乐、洪熙、宣德、正统，累立战功。征交趾，生擒黎季犛。汉王谋反，密遣人计，公即缚其人以白，事得早觉。公为朝廷眷，毗宠渥日隆，官至太师，天下倚以为重，四夷咸知其名。权珰王振视大臣如属吏，独礼公。

都御史陈监，宽厚清慎。宣德中，镇陕西，民赖以安者十余年。每还朝，必遮道送之，不能舍。及复镇，欢欣鼓舞，迎之数程。或久旱至则大雨，饥则赈之，人谓流惠太过，而短于激扬，岂知公之存哉？谥僖敏。

吏部尚书郭璉，精吏事，简切不泛，临事从容，喜怒不形于色。正统初，因蝗旱旨咎诸大臣，众欲乞归，公独以主少不可。云：“受先朝付托，若皆罢去，不以怱乎？”识者韪之谥。

魏骥，萧山人，谦虚守礼，简朴性成，腰然若不胜衣。初为教官，汲汲以成就人才为务，及入考功，以清正闻。正统初，升冢宰。时王振藉宠，大臣交媚之。公费用一帕，振亦不较，且重之厚德雅望。年九十八终遗命，不请谥，葬后谥文靖。

虎据于林，蛇游于泽，非鸱鸢之仇，鸱鸢从而号之，以其蓄异心之故也。牛牧于田，豕眠于圃，非乌鹊之馭，乌鹊从而乘之，以其无异心之故也。英国崇倚，陈台留感，郭魏终誉，信无所覿于外，用此道也。然陆象山有曰：“驯海上之鸥，狎吕梁之水，可以谓之无心，而不可谓之道心，其复有所怀乎？”

学士曹鼐，才志通爽，预经筵，敷纳甚明畅。正统末，扈从土木权珰，恣挟进兵，成国公朱勇膝行听命，尚书有竟日跪伏草中，噤无一语者。公抗声曰：“臣子不足惜，社稷安危之系，曾无念乎？”寻被难，谥文襄。

尚书邝埜，郴州人，饬躬缜虑，勉勉于学。永乐中为御史，命察阻钞法，按犯边倭寇失律，擒山海关贿吏，救活营役疫人，辨石州民不轨之诬，皆以廉平称。宣德中，陕西华亭宜川饥，公为移粟。移民后，擢尹京兆，节用爱民，豪狡不得为术。正统初，擢兵部。公务惜其力，养其锐气以待不虞。天下总小旗，例试京师受代，以公请免。己巳扈从遇害，谥忠肃。

孔子曰：“朝闻道夕死可矣。”修短有数，夷险自天。土木之变，死者十万余人，而臣工且五十二员，螻僵靡腐，无所见于其生，则无所齿于其死。中

间所惜张公辅、王公佐，然英国老不充役，户书弱不任事，其耿耿不死，独曹、邝两公而已。呜呼！安得更进于是求可，夕死于生存之日哉？

侍请刘球，性廉介，从弟为县令，奉匹缣却之，又却蜀王厚馈，议论慷慨，不为阿比之习，平居切于忧时。正统四年，京师大水，民饥，具陈筑泄拯济之方。时北虏及麓川酋不靖，上疏请罢南征，以专奋北。八年，进言权不可下移，王振怒下锦衣狱，指挥马顺阿振意。适有董璘图太常，顺栲织，令招球所画谋，当朝掙出支解其体，海内冤之，谥文悯。

冲势焰之初燎，探政源之极敝，克毅而明，文悯之不可及，有世心者皆瞠乎其后者矣。然信而言道也，近而言情也，当事而言忠也，讽而言几也，待而言重也，则文悯之为志，不甚可悲乎哉？

杨洪，昌平侯，起行伍有机智，累立边功，善用奇劫虏营，捣其虚，胡人呼为杨王。宣德、正统间，受知密勿，谥武襄。

襄城伯李隆，凝重宏远，识大体，守南京最久。虽富贵拟王公，而雅重斯文，特恭下士之礼。正统中，以得人心见疑召还京，乃托近声妓以计自安，后代者数易，莫能继其美者。

郭登，定襄伯，镇大同，廉而尚谋，有古良将风。己巳之变，力守边疆，大小十数战，设飞天网、搅地龙等法，发其机，顷刻数里皆陷。又置炮，一发五百余步。谥忠武。

蒋贵，定西侯，起行伍，有齐力，与士卒同甘苦，善捣贼巢穴，当阵必先直冲，部下亦以死向敌。用是数取胜。北胡、西羌咸惮服。而丽川之征，公之功居多，但不识字，短于谋，然天性朴实，能听人指示。谥武勇。

都督山云，徐州人，深沉有将略，用兵如神，其持廉守正，文臣中不多得。正统中，镇广西逾十年，馭土官以威信，且秋毫无犯，终始不渝，谥襄毅。

开国盛时，武文一允，故群功胄躋，銜于文牒之上。承平久械，朴化昌士，始以牙纛为艺，由是天下无武。麓川之役，是为正统四年王靖远驥始，以总督名，而总兵咸听其节制。则自列于戎籍者，能复有崛然起，耿然不自泯者乎？若群公可谓不世有矣。

张需，长于治民，先佐郑州有声。渠有淤者，废水田数十年，张程工费白守，疏之三日而就及。守霸州，置户簿以验勤惰，民生理日滋，又善捕蝗，邻郡悉效其法。尝治豪右之扰民者，被谮于王振，下狱杖几毙，竟谪戍边。

曹端，霍州训导，专心穷理之学，躬率子弟。及调蒲，士子争欲得之不释，竟终于霍。一郡人罢市，童子亦悲泣，上官不敢以属礼相遇，至其境必敬谒之，凡考校必质之，以主去取。其初信佛，曹作《夜行灯》一书献之父，即舍去，所著述尚多。

李茂弘，正统间考功郎，为人恬淡，有识见，与人寡偕合，内阁李文达雅敬之，卒不乐于仕而归。

周子良，钱唐人，正统间为职方郎，苦节缩缩，自持谦退，数鬻户产以支宦费。有千户王者以事褫职，周爱其材贷之。已而王缘其臧从，持三百金入酬，周馱而大叱，欲暴于公，因伏罪索免，乃麾去。凡世廉士，类怀刻削，迹此知其非世廉也。

邝子辅，郴州人，以训导谢职归，教其子埜登进士。埜为陕西按察使，以俸易一红褐寄之，大怒曰：“不才子何缘得此不义物污我？”即封还切责之。埜欲致父伸承颜之旷，以聘典文衡图之，大怒曰：“父莅子宦壤，何以示防？”且将以遗笑。又切责之，埜由是益励其操。

世运太康，人懈于名检，瞿瞿良士，以羈孤为能。存羊之义，千金一瓠，又奚暇少之？

兵部尚书于谦，钱塘人。自入官所至著经略，朝望特隆。己巳大驾蒙尘，公誓不与虏俱生，整槩操练，黽勉百方，动切机宜，正误国之罪，惩失事之臣，阻南迁之策。尊嗣君以定国威，选材将以当敌忾，鼓惕中外，辑安四方，卒使社稷如故。銮舆后还织毫，皆公力也。天顺复避，公磔于市，卒之日道路咨嗟，天日无辉，谥肃愍。

论忠贤至肃愍，未尝不高其功而悲其报，及语易储事，辄阁舌岐疑。偶见《唐史编》论曰：是有大难处者，社稷一线系。肃愍去留，以景皇之锐念，不可以口舌诤，两可一决，未为依违。夫白痰清梦之间，泫然心泪，不知几成堕，岂惟功利计哉？又曰：道不可变以难易，易心非乎？或曰：礼从时事，从重势，从顺守，故轨以覆公餗罪尤大矣。肃愍肯忍为耶？

杨善，兴济人，景泰元年为都御史。英皇北狩岁余，欲遣迎，难其人，公负忠义之气，慨然愿往。虏遣黠慧侦之，先以辞锋挫其锐暴。及见也，先风概射，虏应对不穷，又覆开论朝廷威德，及牖发好生向善之心，遂回銮舆以归。如公时奉公职，不见辱而能成功，若晋与宋千载一人而已。谥忠敏。

高穀，直隶兴化人。谥文义，端简廉静，不比匪人。正统末入阁。己巳北征，公居守，当乘舆播迁，羽檄旁午，朝议异同。中书赵荣欲迎銮，即解金带为赠给事中。林聪忤权贵，置重辟，公力救之。内阁奏考官刘俨黜其子不公，命公覆试，公亦为救之。时萧鎡守似矣，而歉于公终苗衷谄似矣，而歉于公施吕原厚似矣，而歉于公达马愉慎似矣，而歉于公广。

商辂，淳安人，本朝中三元一人。正统己巳入阁，时天子蒙尘，人心汹汹，公力主群议，请郕王即真，阻抑南迁之说。及回銮，卢忠妄言南内事，并黄竑言易储事，公多阻之。已而曹、石用权，公数裁抑被嫉言官构论，削为民。

成化改元，复公官，首疏新政八事及陈弭灾七事，复陈弭灾八事，力争慈懿葬礼，请复景皇号，婉辞引立东宫，疏止玉皇阁斋醮，疏汪直十罪以罢西厂。谥文毅。

林聪，宁德人，居谏垣，正色说言，劾大监王振家僮张伯通奸状。内侍善增驸马石璟有罪，皆劾之，劝迎驾礼宜从厚，以忤时论愤沮。易储之举至不肯署名，议牒几入重辟，有铨法未当，辄指斥。时宰以是劾之，酿公左迁。天顺间为都御史，巡抚赈饥山东，靖盗江淮，整饬大同，所至有惠绩。及馆院章长，刊曹风裁，屹屹足镇浮薄而系入望。谥庄敏。

尚书程信，河涧人，负才智，以当世事自任。正统末上疏劾扈从者失律，及追罪首祸。荐征薛瑄等数人。时命公捍虏都城，备出经略，皆切实用。景泰中，陈中兴固本十事，君心政体反覆数千言，闻者壮之。及督饷广宁，破松番夷寇。天顺中，巡抚辽东，著有劳绩。成化初平山都掌叛夷，参赞留务，献纳谋谟，宣威戡暴，实兼文武之功。谥襄毅。

布政夏寅，华亭人。好文学，摘而为辞，能自出机杼，多留心当世务，以诸葛武侯、范文正文、文山自期待。闻朝廷有善政令，即喜形于色。尝疏论两京离合之势，以制天下，重临清、徐州以固南北咽喉。及论文庙礼乐之数，正风俗，立纪纲，崇文化，作人材之类，皆切于政本。又曰：此生不学，此日间过此身，一败君子之三惜。识者以为名言。

陈俊，莆田人，慎持清白，位尚书萧然不异布衣，其为政知大体。初以部属督天津宿逋，上疏乞免。寻督饷两广，假以便宜，令越界盐商引输二斗以足之。京饥，令监糶，公约射利者糶不满石。及佐户堂部事，凡出其所裁处，诸属辄称如嵌金然。谥康懿。

年富，怀远人。公廉执法，遇事敢为，不以利害贰其心。正统己巳，督饷济边，有劳绩。所至察民隐革奸弊，尤嫉赃吏。流民聚南阳、陈州十数万，公为藩伯抚定之，皆愿为编氓。及为户书，益懋毖，以国计为己任。关中数用兵，举杨余子俊可任司饷，吏曹以为侵官，公上疏极论荐贤为国之道。谥恭定。

都御史轩輗，钜鹿人，狷洁性成，扣资常禄，非其分，虽纤介不取。四时布袍蔬食，筮仕使淮上，冬时溺水衣尽湿，有司制衣一裘，坚却不用，以衾裯裹之。公为御史、按察使，振扬风纪。故旧履其宦所者，烹一鸡以为款，约其寮三日米，易斤肉为食，闻亲丧即发行，僚属尚不知。总督南京粮储，清操益励。

王翱，盐山人，端方清约，任事毅然。历仕宪台，镇松番，巡广宁，征达虏，总督两广，风持凜凜，官民畏而爱之。尝筑屯堡，使烽燧珠连，简阅行伍，处议谏辟，咸中其时宜。景泰四年任冢宰，剔刷垢弊，严考察，公铨注，抑

幸进，以用贤报国为己任。门无私谒，权势请托不敢行，于思仇一不介意。谥忠肃。

章纶，乐清人。景泰初为仪制郎中，知无不言，疏太平致治十六事，疏策御戎，论朝贡，议钞法，谏幸佛寺，陈言恤民，以回天变。陈言中兴时政，论定科举解额，皆欲明国家大纪，凿凿中事情。至论复储事，大忤旨，廷拷一百几死。天顺改元，释公狱，寻升礼侍，复奏蠲山东租，请金以赈宗室，论谅阴图婚之非，条救荒四事，皆协舆论。谥恭毅。

王竑，河州人，赋性正直刚毅，不事诡随，立朝侃侃无顾忌，且聪敏机辨过人。己巳中官王振误国，指挥马顺、内臣毛玉皆振党，公为给事中，闻大驾蒙尘，手摔顺、玉死。成化中，公以都宪巡抚，所至有建立剡荐盈朝，官至兵部尚书。

自惕警己巳，缙绅稍稍精神，杰者辈出，人思奋于政矣。本朝治体一大机括，于群公介之，他未暇论。

刘实，安成人。初判金华，行抚字之政，暇则攻经史，尤崇孝义，且介守剧严，有乡友为其属者，以饷俎致馈，谢弗纳。景泰召修宋元史，后知南雄。有中贵使岭外，以贪肆窘辱公，雄民夥入争蔽之，中贵以状闻，逮公。及廉得其情，知为良吏，释之。

吾豫训导，景泰初膺荐至京，屡言边事防御之方，煞有肯綮，本兵奏用于边。

魏纯，高密人。治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不就举子业，常号于人曰：“当以天理为制事之本。”贫甚，寝无完衾，身无完褐，而取与之介操而不变。岁赴人塾宾之，召以为饗飧。客游金陵，以直言忤权势，诬谪戍苏州，处戎伍几三十年，超然自得，未尝有沮于色，诸将官子从而师之。景泰中，有以其学行荐召，至京以暴卒不及用。

砥砺之气，稍稍自内而外，自近而远，自达而穷矣。故曰：人则无法家拂士，出则无敌国外患，国恒亡。

●下卷

敬轩先生薛瑄，河津人。阅宋诸儒书，知为道学正脉，即专心体究，至不忘寝食。务实见而笃践履，乃动合矩度，终日俨然。居家孝弟忠信，对妻子如严宾，凡出处取予之问，毫发不苟。其学以复性为柄，曰此程朱吃紧。为人处大节，凛然生死利害不能动也，时呼为薛夫子。为大理卿，忤王振坐死，先生怡然就害，乃获宥。天顺初，入内阁，寻乞老。

先生倡无前之学，垂有众之宗，天下无贤愚，信之何也？贵践履也。而近欲血食庙庭，敷议词馆，不识可乎？曰：文庙报德报功，天下不务力行。先生

崛起而持之，使生民知有此一大事，先生之功大矣。后学浅于迪德，学不大明，又非信先生，大过哉！道无精粗，学无内外，语复性而性不与天通，则性犹蔽质语。力行而行不自性率，则行犹难见神化机微，体用一贯，以至朕兆之不能窥，则迪德深矣。

康斋先生吴与弼，崇仁人。年十九见《伊洛渊源录》，遂弃其举业，收敛身心，沉潜义理，视世之所尚举不足为其志，不下楼者二年，乃克然深得，敛舒自如，风格奋扬，而举动有则。家贫，自食其力，尤善启迪人。正统、景泰间，累荐不起。英庙遣行人赍币聘至京，授谕德，恳辞，复遣行人送归。学者不远千里从之。

先生超然之趣，已有得于天授，非自来。时学溺心章句，缠蹀辙迹可拟，然其高蹕玄观，可日用作缕粒供养。当时即加伊傅之位，能坐致天顺为殷商之治乎？不得而悬度之也。

又曰：自惕警功利，人心稍稍精神，杰者辈出，人思奋于学矣。本朝理学一大机括，于二先生介之，他未暇论也。

大学士彭时，谥文宪，安福人。端慎贞朴，外和内刚，辨阁中不当南向坐，伏阙号泣，争慈懿葬礼，抗疏正宫闱，广储嗣。又论景帝固安公主及笄宜嫁，沮太监刘永诚不当封伯，及上地震十事，彗见七事，皆名言也。景泰三年，见朝政有感，即引退，其出处之际，固见之明处之决者。

李贤，谥文达，邓州人。天顺改元，入内阁，迄成化丁亥卒，以文学得君行政，人谓三杨之继。公初当曹、石骄恣，又值徐武功为之僚，继承门达擅权，能龟勉调停，遇主于巷，其力可谓艰矣。而海内士匍伏以干恩泽者纷如，则甚嫌兼于自植，岂亦固有为乎？然止殉葬，释庶人，禁冒功，疏正本，安边鼓妖斥仙师号，应曹钦伤臂之变，皆明识所及，曾可以少之也。

自正统前，三杨硕贤，继世迪德，海内晏安，人相忘于治平之间。及国事倥偬，主上多凶，多惧典机密者，丛计慧以戕元气，如陈，如王，如江，如徐，百较蝟发，而天子孤立，于上岂不畏乎？文达贤能而又黜机，可谓梁冈兴平矣。然本然普照之灵，万物皆备之体，为天下者不可以自损，则又所当请也。

都御史叶盛，谥文庄，昆山人。崇道谊，尚名检，务文字。正统、景泰间，丁时多艰，论疏侃侃，劾扈从将臣失律，请诛以谢天下，然后选将练兵，以复不共戴天之仇。又论边将不可留守京帅。及视饥陈州，协赞独石，经理马营，八城处置屯戍，定绥两广，镇宣府议防河套，咸克裨治体。

刘定之，永新人，谥文安。文学迥迈，对客挥毫运思，稿不易幅。及成化初，登秘阁，折疑义，稽古训，或日咏百诗，一挥九制，淳法演迤，顿挫奔放，变化不穷。正统间，上时政十事。景泰间，上敌愆十事，又请遣使迎驾，滔

滔法语，耿耿节义，不徒于文已也。

高明，广信人。初拜御史，除不职吏，宣泄理枉，所议狱条多著为令。台囚昼劫狱走，众相顾骇愕，公从容驰片纸报九门，毋出行者，卒能复系。成化初，擢都台，覆南曹不职三十人，理两淮盐课，劾清巡抚纵法状。又造筹亭，平扬州盐寇，置永定县，处上杭寇，殒钟同尸，代认赵明，弹文忤旨。

尚书秦紘，单县人，谥襄毅。历牧州郡，廉守有惠政。及巡抚陕西，秦王府肆横，公悉擒治，因奏公欺灭，宪皇怒，下锦衣狱，籍公家，止得疋绢故衣。宪皇嘉其廉释之，仍赐钞万贯，改河南，约制汪直不为害。后总制两广，发总兵柳景赃状，彼构诬公，亦被逮。及馆院章，风采益峻，台纲肃然。

岳正，灤县人。天顺初，以编修入内阁，抱负经济居家孝友，与人交尚气谊，性刚而志高，屹屹不能下物。时曹、石势方炽，因极言于帝前，且退而开谕之，使为保全计。二猾虽阳诺，卒罗孽。迁钦州，又追逮戍甘州，二猾败召还。成化初，有忌者伪为公劾李文达疏草，遂出知兴化，至则政务惠，民号贤守，寻致仕。

耿九畴，卢氏人。廉介自持，政尚明肃。初为都御史，欲纠石亨之罪，以不密，先落其所排，出为布政使。

杨瑄，丰城人。为御史，耿节敢言，劾奏石亨、曹吉祥，英皇怒，召至文华殿，与其寮周斌同指斥二凶罪状，乃坐死。会大风电，走正阳门下马牌于郊外，得末减戍铁岭。寻宥，欲公诣二凶谢，公不可，复构成南州。宪皇践祚，起公，寻改按察使，公振宪度，奉职著劝。

侍郎林鄂，太平人，历仕天顺、成化间。简言语，澹于自奉，好古秉礼，志切躬行。事母尽其孝敬，惟待下严，过律以正，于交游不苟谐，世称笃行君子。

论人材，先浑厚，而亚英发，欲之愈密，则本愈固，而化弘扩之。既章则机，既显而业浅，虽然惟惧浑厚之无明，明则化生，惟惧英发之不笃，笃则行，成前后两述明笃并呈矣。如曰：可名非常名，兹惟复有所图也乎？

王信，南郑人。沉毅简重，被服儒，素历镇通州、倒马关、临清、湖广。及总理漕运，靖寇荆襄，谕辑永顺、保靖，所至经略过人。己巳虏犯京师，公拒战西直门外，后曹、石犯阙，公力战东市，所部刘斌、张全智勇过人，即恳荐于朝。尝曰：“俭可以久，不以侈累子孙，我所遗也。”人称其“脊梁铁硬，心肠木枯”。

郑亨，武安侯。天顺中守大同，刚正有为，志专为国。每议事，数易中贵，卒之日中贵悼惜之，盖其公能服人耳。

介胄士至英皇时，习陷纨绮，不自堕于习，非其中有主不能也。

修撰罗伦，成化二年对策大廷，以所学进说，峻直不阿人，至今传之，奏名第一。未几，劾李文达夺情获贬。性慷慨乐善，内无隐伏，不逆人欺，遇事无所回避。其高风峻节，曾人间烟火一点杂乎？

邹智，合州人。忠耿满腹，自负锐然。成化丁未冬，以庶吉士遇星变，抗章极论阴阳之理，欲黜万安、刘吉、尹直，而用王竑、王恕、彭韶，且谓君子小人之进退，宦官实阴主之。己酉，遂构祸下锦衣狱，贬石城州一吏目。

杨守陈，鄞县人，侍郎，谥文懿。独抱遗经，求心术于理致之间，不以训诂辞章为能。故其持躬立家，居官接物，动遵成矩，而不以少肆。家庭训孚，守陞、守随、守隅、茂元、茂仁，咸恂恂如，亦俱为显官。而守陞说言抗志尤著，其为文，典正桃议全章，非时辈能及也。

学士张元祯，南昌人。留心理学，少以奇童，七岁为献王召见，命之诗，有“心定万事定”之句。宪皇践祚，劝行三年丧。及上疏论王道，几万言，寻与时宰不合归。后三赴召而出，在经筵首劝阅《西铭》、《太极图》，孝皇即取二书观之。公为人孤削奇拔，率以是不容于时辈。

庄昶，江浦人，南吏部郎中。逸思神授，浩然于烟云花鸟之间。其诗豪，其文宕，其行飘乎若乘风太虚，富贵利达，漠其无系也。同时游者皆冲迈之，似于是流风泼泼，人欲淬磨之不暇矣。初为庶吉士，以谏上元鳌山被谪，后荐起，寻去。

张弼，读书不治章句，独慕古奇节伟，行其卓犖之气无所泄。每发之诗文，及草书狂翰醉墨，流落人间，虽海外之国购求，以为异宝。成化间，官兵部，郎不便就俗局，数以直道忤长部，乃出知南安。凿梅岭之嵌岩，梁横浦之崩湍，定役道更番之例，以求息争端，民立生祠祀之。

章懋，兰溪人，谥文懿。力学敦古，襟怀坦荡，嗜好无入于心，居常无甚异同。至临大事，决大议，则据经援古，确乎其不能易。虽官至侍郎，食禄不数载，寻请老归，栖林壑，隐然系天下之望者几二十年。

陈选，临海人。苦立潜修，不妄言动，以古圣贤为志。敝衣粝食，人不堪其忧，其学以克己，求仁为要。为御史，正色直言，不忌时讳，尤严于君子小人之进退。提学南畿，住宿学宫，默焉端坐，以身为教。擢布政使，务为惠养。公育材如春，持宪如秋，其视去就升沉漠然。

周瑛，莆田人。其立志欲求见圣人之一，而必欲由博以反于约。于是肆力于百家群艺，事必为之所厌，人先于静得，必随事穷理，求其自然与其当然，又会其所以然。积累既多，于融贯处亦自得之。官至布政使。

布政张吉，余干人。信古好义，耻同流俗，以名节自砥砺。其为学，务穷理致知，体之身而验之心，直欲著于事为。初任主事，劾左道李孜省、妖僧继

晓，出判景东，能申明礼，治土官长及夷民，咸信化之。后知梧州，以圣贤之道谆谕郡生，一时知所嗜向，人以为不有本不能也。

陈茂烈，莆田人。廉约孝纯，笃志古人之学，以静一为主脑。贫甚，弘治末为御史，袍服粗素，借骑一牝马，身若无官。及终养，得告短床，敝席蚊帐不能办，身治畦，一苍头给薪，出则执小油，盖妻子服食敝粝，日坐斗室，体究经训。

给事中贺钦，广宁人。一闻陈白沙讲议，辄叹曰：“至性不显，宝藏犹霾，奚以为世用？”即日抗疏解官，执弟子礼。别则肖白沙像，悬于家之别室，日瞻企之。弘治初，内阁首荐不就，陈上治理四事。正德初，乡寇暴发，戒勿犯先生家，人闻而请往抚之，先生片言遂获以定。

布衣陈真晟，漳州人。风格耸肃，望之非尘埃中人，能力求程朱之学，厌末作之蠹心而弃之，恶异端之害道而拒之。初应举入省，见有司防察过严，非士自待礼，遂置去。其学以主一体认，敬功诣阙两上书表章正学，尝念学校有正教而无正考，作正教正考，会通告诸当道，而卒无所遇。

教谕娄谅，上饶人。企谈道德，不屑功利之趋。其为学略传注而事心融，尤严出处，取与之际，乃博求切磋，一时陈白沙、庄定山、贺暨间、罗一峰、胡敏斋、陈泉南、张东白书传面订，日裨益以成深造。

前七先生者，有意于斯文，而其于学则吾不得而知也。后七先生者有意于求学，而其于道则吾不得而知也。有意于斯文则能绝其功利，而好恶定，有意于为学，则能致其趋向，而德业修。薛、吴开其源，诸先生扬其澜，确者扬薛，达者扬吴。转移人心之机，维持治化之本，流通宇宙之道，不有赖乎？然人心太虚，性不能添一物，不可以理障，不可以见解绝功利，则事不为障矣，致趋向则解不为昧矣。而罗一峰、庄定山托于豪，杨镜川托于雅，张东白托于逸，张东海于托旷，邹立斋托于名检，章枫山托于德度，其过于持理以为守乎？陈克斋、陈省克以苦节进，周翠渠，以精博进，陈南泉以适用进，张克庵以劬持进，贺劬间、娄一斋以锐任进，其专于自信以成趣乎？精微之机，游衍造化，清虚而通，以畅五蕴，安得起而质之？

敬斋先生胡居仁，余干人。自幼遐慕圣贤，博穷经训。及见吴康斋，慨然以斯道自任。其学以主忠信为本，以求放心为要，推尊二程、朱子为正传，谓圣人成始，成终在敬，因以敬名斋。清苦力行，俨然终日。凡举动悉遵古礼，无所懈，虽处屋漏，夫妇相对如宾，应接从容，议论丰丰。家窘甚，鹑衣簞食，每有超然自得之趣，一切纷华世滋举，不足以动其心。

先生者，昌敬轩之流者也。而复得康斋以为印证，学其将有归乎？而先生执敬，有力行仁义以望道洋。夫至道无言仁义，犹为性粗。以仁义为性粗，盖

不能赞一辞矣。先生之徒，余子积祐力学，著性书发明，性无善恶，反覆万余言。

白沙先生陈献章，新会人。中乡举不仕，从学于吴康斋，求伊洛之绪，恍然有所自得。尝曰：“学以自然为宗，道至无而动，至近而神，故藏而后发，形而斯存。”其德器完粹，识见高明，于吟诵辄称。尧夫独超，万物之表，与舞雩相终始。一时从学者，如李承箕、林缉熙、张诩、湛甘泉先生辈，蜂涌而至。广两藩部使，及殿王岛夷土长，罔不致礼。成化末，交荐于朝，授检讨，不就。

先生者，昌康斋之流者也，而独主于自得，学其将大成乎？夫至性无乐，每令寻仲尼、颜子乐处，元公以困程子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胸中尧夫，静里冲妙，人间洒落，虽天下无所加于其（欣戚）至矣。而尧夫吾窃疑之，不识以见，及以实际乎？以实际则通冲妙，通冲妙则生以见，及则耽洒落，耽洒落则滞辨学之真，于生滞之间无遁情矣。浩然太虚，恍恍钧天，百奏而于穆纲维直，准四海无内外，无难易，无远近，又乌有忧乐哉？

尚书王恕，三原人，奇器玮环，直任当世事。一征湖湘，三出巡抚，两赞留务。凡言无不当，知无不行，威略足以平寇难，贞廉足以激贪墨，仁惠足以苏困穷。蕃蔡缙绅，典型攸寓，所在立石建祠。时王敬乘传取宝钱，能进贡禽鸟，郭璟私市外夷，公皆劾而罪之。及执奏无验，驾帖救留林俊、李兴、周紘处，增五府劝米，并奏却贡献，禁擅杀流民。晚登铨府，一时人望，悉引而置之政事之地，以毗孝皇之治。谥端毅。

项忠，嘉兴人，谥襄毅。初官陕西，赈饥浚渠，以拯民为己任，军民两诣阙，借留者千数，立生祠，后擒达满四，歼李胡子，平洮岷、番虜旅，气矫矫，虽矢石如雨无惧色。锦衣韦瑛挟汪直为洞察，屡兴大狱，以公劾发戍其党，竟仇公，构公死，公廷辨，慷慨不少屈，仅落职，后起为尚书。

张悦，华亭人。性素清约，平居谨畏，无疾言遽色，临事卓有定见，未尝以恩怨利害动其心。居官奉职守法，以不欺为本。提学浙江，始以糊名校士，公去之曰：“我且自疑，人谁信我？”为廉使，入朝，尚铭居东厂任事，众皆趋其门，公独不往。佐吏部两摄选，众称翕然，寻赞留务。致仕居家，杜门崇俭。谥庄简。

周经，阳曲人。秉政执法，剴繁应变如流，却西域贡狮，毁黄村尼寺，为宪庙盛德事，皆公所赞成。及不肯奉行传升，奏阻李广献田，遏诸王府，自领河泊所，禁中官请盐越境，乞停织造，不发太仓张灯银，止灵台增洒扫，卒却雄县献东宫庄田，皆允当事情，官至户部尚书。谥文端。

张璜，番禺人。宏才远器，笔翰俊驰，历守抚州、浔州、漳州三府，廉静

公正，博浹物情，所至剔宿弊，民之所欲务与聚之，私请谒不能动。民感入五内善者吐气，而奸恶潜迹，诵声布洋随在，去思立碑，陈江门亦企重之。

尚书彭韶，莆田人。苦学危行，才识迥出人。天顺、成化间，进言当宁宣，力臬藩。弘治中，效勤于都台，执宪于司寇，所荐王竑、李秉、叶盛、秦紘、陈献章，而攻韦眷之，乞徭户发顾恒之，恣求索论，沮梁芳之进贡，乞正柳景、王萌、苗通、高永刑罪，乞减昌国公坟役，皆凿凿。谥惠安。时服公学识醇正，可决大疑，有以文请节惠者不遂。

邓廷瓚，巴陵人。气沉雅，处事务求其济，不为赫赫名，与人不立疑，至所设施，其衷炳然，必动中机。宜守程番，整设夷创，蔚如中州。镇贵州，剿抚黑苗，处辖都匀，流土兼治，皆极综密。后总制两广，以安静为治，不琐细故，与群蛮结以恩信，其列置治辖并及闽楚事宜，悉有方度。谥襄敏。

余子俊，青神人。博达有才略，宏施利断，不殉世耳目，以尼事功。初守西安，辄擅发赈，及引渠为民利。成化中，历陕西藩使，并巡抚经略榆林，墩台延袤二千里为固备，且请置榆林卫，垦旷土为屯，致器训葑，虏至必啖指莫敢近。又开泾阳堰以便溉，凿南山道以便饷，奏易南北更戍，收岷番之捷。公略边务，广蓄储，有警，辄厚赏，下乃用命，官至兵部尚书。谥肃敏。

张宁，海宁人。力学攻文辞，志负经济，授给事中。蹇谔自将，风裁炯射，其劾陈循、王文私子应试，钤约石亨、曹吉祥，论姚文敏敛会大臣香钱，忤内阁以救王徽，劝天子芟秕政为修省，以节省为苏民困，乃其大者。朝鲜仇杀毛怜即、卜儿哈父子，命公往，公以陈譬代，重兵感悦而罢。成化初，当道嫉公，出为知府。

文敏公姚夔，善应变，济务可属大事。初为给事中，议朝政侃侃。成化初，居大宗伯，连上封事，决择犬仪节，及详慈懿异葬，尤词严义正。后转吏部，厘正铨法，有挠之者卒不听。时彗见，四方灾，亦连疏归本入，士人壮之。

黄孔昭，太平人。力学有守，志趣卓然。成化中，在文选十有五年，汲汲以人才为念，始终一节，有贵势干请坚却之。谢方石称其见其喜，则知贤者之得进，见其忧，则知小人之不得退，信知言也。乡人有仕其地者，馈以尺帛亦不受，终身俭素，不妄交游，官至侍郎。

参政陆容，昆山人。成化中，为兵部郎，时边报旁午，封事日上，凡虏情虚实，地理险易，兵力分合，皆犁然中其肯綮。事下三边，每惊服进用将臣，如吕佐、王钦、梁宏，皆大得人。及世袭韦瑛，虽出睿意，亦执不可，士论壮之。后参浙藩政亦整整。公自少有志经济，典礼兵刑，水利漕运，罔不究。极其本末利害手书之册，识者以为百不一失也。

毛吉，余姚人。尚气义，不少屈。筮仕刑曹，严明廉鯁，讯鞫多立验，权

贵无敢为挠，时朝官咸避焉。门达君独与举鞭，揖会失朝，当捩几死。成化初，升宪广东，巡惠潮，摧强黜墨，殄海寇，擒程乡宝龙峒巨盗，及败河源，清远二巢，俘获无算，移击雷、廉、高，诸蛮以渐平。寻追新会，贼至阳江云岫山，奋前力屈受害。

朱骥，大兴人，久官锦衣。宪庙时握卫章，十四年虽柄陟崇要，一务长厚，不少逞。于纠缉有涉诬误者，辄纵舍。岁饥，民以攘夺被收捕，自斗粟以上，法皆死。公矜之，奏从末减。时重妖言，禁逻卒多钩致，徼功有真惠，为妖书株连，百辈坐死，公奏递减戍边，故锦衣用巨梃励威，公独易之。

群公者惕警之遗，自幼而老，砥砺之风自子而孙，浑厚英发之气自家而国，而天下刷翎鼓翮，尚延昔日之所及。如人身病苦于药石，而豢梁肉反克，然气腴矣。

大学士丘濬，谥文庄，琼州人。博极群书，而欲为适用之学，乃援笔以富著述。如学的《世史正纲》、《大学衍义补》、《家礼仪节》，搜罗古今，斟酌可行，总数十万言，可以广益聪明，而权衡百度。天下人诵其文，家有其书。晚际孝皇，召登内阁，凡人才进退，政事举废，惟祖宗旧典是循。其为文，务浑厚深，黜徼名诡行，亦以宽大启沃上心。

何乔新，南城人。性严介，耽坟史，广购书读之，每上下数千年事，论辨异同，前哲不执，沿成议，富于著述。自誓不营私，不阿权贵，不以爱憎为赏罚。历官尚书，其经猷注措，皆翊正国是，粉饰太平之具。平生文学气节，而声色澹然。谥文肃。其节惠虽克当其情，实出异数耳。

礼部尚书倪岳，谥文毅，上元人。生而瑰岸，颖秀异人，潜心经史世务，煞亦考谳，凡民政、财计、边情，罔不留意。弘治中，每大廷集议，公慨然高论，多所裁定。

尚书林瀚，闽县人，谥文肃。刚方廉介，临事公平。弘治中为祭酒，待诸生严而有恩，其规条不为势家子，及请托所移，故胄监有羨费，入堂正，公悉贮之。官购置诸署廨，公寻参留务，凡有经国重务，辄上疏极论，皆剴切无忌避。正德初，忤逆瑾，左迁藩参，复黜罢。瑾败，召还旧官。

谢铎，黄岩人。气屹屹嗜义如渴，见不善若将浼然。清修勇退，耻绝功利，不为时局所惑。弘治中，为祭酒，持以身教，复严约束，明出纳，广建置，上疏正文庙祀典，及申明补敝举坠，凡所建白，皆师古义，不徇俗见，一时士大夫所推重。官至侍郎，谥文肃。

蔡清，晋江人。饬躬砥行，不入俗浮靡。其学以《六经》为正宗，《四书》为嫡传，宋四儒为真派，生平精力尽于此摩拟阐解，一时学者所宗，曰虚斋说也。正德间，为江西提学，忤宁藩，欲倾之，遂致仕。

程敏政，休宁人。风神清茂，博学攻文辞，力模精究，欲溯伊洛宗旨，诚本朝操觚巨匠。尝定祧庙礼议，立奉先殿订文庙从祀，及集文衡为道一编，咸凿凿服人。公坦直不自贤贵，升其堂者叩之无际，孝皇甚器眷之。后言官误以中公，公防世之疏，亦不咎人也。

杨廉，丰城人。好学攻文辞，以宇宙内事当尽索理会，凡礼乐兵刑之说，及计赋数，算杂艺稗谈，各取而玩之。寻复归，其游骑低昂百氏，而权衡程朱，公厌俗状，于功利不嗡嗡向前。以庶吉士历官宗伯，嘉乐退休之心，老而弥切。谥文恪。

迹诸君子之志，不屑目前俗吏规规事，为使能大毕其志，迪知忱恂，则治安之福又何可量耶？

大学士徐溥，宜兴人。当弘治盛时，入掌机务，因事从容，调剂甘苦，温容柔裕，使人能各尽其才。盖其心能不倦不矜，坐弭谗怨，而消争侈，培养国家元气。然救知州刘逊之逮狱，却应制三清乐章，又凛然不可犯者。时李文正亚公职，而所上章奏皆出其手，则公能用才可知矣。谥文穆。

李东阳大学士，茶陵人，谥文正。文学雄杰一时，入内阁。在弘治中，议罢讯安南，止烧炼斋醮，救刘逊逮系，及屡上封事，复平台奏事，禁李广乞祠额寺僧入大内。在正德初，论怠政，救安奎张或杨一清，论为君难，及指失政数事，论边军入卫不便救，逮问匿名书，章翰炳然，于公多之。时海内治平，人思藻丽，公当国，各以文翰淬砺，以竞颖物。于是王九思、王鏊、夏鍬、罗玘，乔宇、边贡、邵宝、熊桂、殷云霄、徐祯卿、顾璘、李梦阳、何景明辈，群然起矣。

刘健，洛阳人，弘治二年入内阁，正德三年罢。正色立朝，以老成率僚下。凡诸僚下谒私第者，不与交一言。及入朝，事关大义，累数千言不乏。弘治末年，谏怠政，设醮武当谏。建塔朝阳门外，谏撰真人杜永祺等诰命，法言盈庭，咸被采纳。正德初，公感受先朝顾命，尽言无讳。瑾珰用事，焦芳私媚之，以公同乡不附己，遂力攻之罢。

吴宽，长洲人。行履端洁，识趣高迈。居官务简慎，不欲涉。据要津，虽优召屡留，而引退不置。不为慷慨激烈之行，而能以正自持，有不可卒未尝碌碌苟随，言词雅淳，文翰精妙。尝上疏劝东宫出讲，及议葬祀慈懿礼，侃侃便殿之对，其事才益不乏也。官至礼书，谥文定。

马文升，钧州人。性检介，以身殉国，艰险不避，敷文饬武，名闻夷夏，退然若不敢自胜。当出总机务，生擒达满四，歼李胡子、火蝎儿、王彪，追斩北虏，平章铁烈孙，三靖边犯，兴复哈密国，处置贵苗，建夷火筛，会忤陈钺、汪直，构公戍重庆，公屹然不为动，晚际孝皇，柄铨府倚毗甚隆。谥端肃

耿裕，卢氏人。初授谏垣，迁禁林，长国学，擢宗伯，任太宰，坦夷无物，羽仪多士，不设爱憎，惟理是若，而民用具瞻足，为老成之器。公于弘治盛时，宜无所见，天下以心服其德义，曾不待声色谗言也。

刘大夏，华容人，谥忠宣。明识治体，忠诚廉洁，自兵部郎至尚书，平生不以势位自居，于功名富贵，子孙福泽，泊如也。当出而靖难者三，行边者二，治水者一，所至有成绩，孝皇眷注。于本兵外，凡国有大政大疑，毋召公至内殿面议，或令随御史中官进闻，久则令中官持护以出。尝令公密进揭帖，公对以恐开斜封墨敕之弊不敢从。公在本兵，临事有明。正德初，忤逆瑾，构成肃州。

戴珊，浮梁人，谥恭简。德气和粹，中耿耿不苟合，而洞达无城府。自御史至掌院章，奉职惟谨，不为少挠借，而意常近厚禄。仕四十余年，家无余费。公屡靖寇，辄歼渠魁，其释活甚多，郟阳豪右，窟流聚令，刻日为首，练士卒，能自制管阵法。孝皇每宣，面问移晷，公从容启对，多所裨益。

张敷华，安福人，谥简肃。果介不随，风采凝重，辨义利若黑白。事有不可，不为迁就，不以进退得失动其心。初历藩抚，赈饥弭寇，处盐课以济民歉。后督漕，黜贪整务。及掌院章，请严天下贪酷之禁，留神穀运，宠臣有坐法不少贷，时咸畏之。正德改元，令致仕，盖不谐于时也。

韩文，洪洞人，谥忠定。风骨玉屹，奋厉充养，夙夜龟龟，以忠爱为主。向初在科，劾都御史王越衅边，逮讯几死。后为户书，划积弊，均会汁。时宣大声息，又值国恤大婚，供费不贲，公悉心经画，缓急以济。公劾太监苗达，征费无功，追究羽流妖术，抑戚畹，中恣夺，正窝占引盐，沮乞讨织造。逆瑾炽毒，公首抗章死论，得黜罢，复捏旨逮狱，罚米三千石。

许进，零宝人，谥襄毅，伟器度，涌风论严法，抑情不贷权贵。初授御史，迁副使，皆有声。及巡抚大同，严为饬惫。武邑王聪沐不律，奏置于法，又奏太监石岩，为岩所构，降知府。寻虏犯西陲，起公巡抚甘肃，乃调赤斤、罕东诸夷为声援，督大军冒雪夜进，遂兴复哈密，累转吏部尚书。忤逆瑾罢黜，复构公，几至不测。

储罐，海陵人。端默凝重，雅操不群，而长才杰出，尤足以济事，为考功大巡抚、户侍，听历职咸克举之。遭逆瑾不为屈，精艺翰且好文，世有才滞于用，无远近，务拔引焉。

谢迁，余姚人。贞毅天赋，豁豁不设键械，然渊衷寸尺，剂发如响。以状元陟枢要，率履始终，不为越进，不隐贤，亦无矫拂于时，未尝以世升降自为低昂。谥文正。

陈恪，归安人。狷澹元素劼，邛首如碍。然令县视民如子，为方伯家食，会岁歉饘粥不能继，荐者谓其冰清玉洁云，官至大理卿。

英、景震严，梁栋森列，不有其后，几其替矣。而宪孝相承仁厚贤明之治，又能灌洽而培植之，几四十年。丰芑流长，阿菁道茂，萃发于一时。是以硕才辈出，文明化光，猗欤盛矣。当是时海内晏安，含哺鼓腹，郁郁乎太平气象，不知帝力之何有？究厥所自，其谁以为遗也？独念诸君子保泰之功，能备九三之德，悉艰贞之义乎？夫后以裁成，辅相以左右，民陂平复往，不可不畏耳。

彭泽，兰州人。肮脏山立，竞风致，剧操切，官箴以廉，以持且疏，罔能任人，遇事无所避。所至文武著声大者，荆襄奏俘，及执议哈密。官至兵部尚书。

王云凤，和顺人。廉靖刚方，言动不苟，处私室如在公门，暇则以史册为师，当事无忌避，与人交侃侃正谊，有壁立千仞之意。初释褐，观政礼部，知同榜蔡清学倾，执弟子礼，常处部小署中，朗声诵读不撤。未授职，辄疏论国奸，后为都御史，俯尊延访，务为民造福，视官如传舍。

员外郎叶钊，丰城人。刚敏守法，务以正自持，居刑曹廷无留狱，有事干贵戚，如法不少贷，遇庙堂大事辄直言。弘治甲子，南畿灾，上荒政四事。乙丑，应诏陈八事。正德初，疏请释给事中牧相徐蕃、戴铣等六人，以来忠直起用刘大夏以收人望，皆切中。其因事陈言，如大理寺止应参驳，不当用刑讯。刑部、大理堂官序坐，宜照品级，寺丞不当居侍郎之上，得俞旨为例，人服其职。

杨继宗，阳城人。好善恶，恶自性成，人多惮其方严。至忠孝大节，议论风采，人皆信而钦之。为嘉兴守，以只篋孤臧赴任，劝廉厉政，民多受其泽。寻长浙宪，振肃纲纪。初藩臬诸司，民苦供办，镇守中官日费，既给万钱。公一切罢之。归囊惟律书数卷而已。后巡抚顺天，夺还宦戚占民庄田，权贵斂迹。成化乙巳，以上疏左迁。弘治初，复原官。

董杰，泾县人。具器瑰玮，议论蹇谔，不能屈以非分气，行行危直。自州郡起历都台，志切民瘼，激杨承宣，终始不怠。凡京辅青、齐、湖、湘、河、洛之间，所至怀公之德。正德初，江右贼砦炽掠，公为平之。

丁玘，丹徒人。饬躬励行，持护名检，企志古人之学，日以经籍摩拟，而患未得所师。初为御史，上疏谏用万妃，宪皇怒逮系，命击齿落，公毅然不为动。后擢宪副，提广东学政，死于溺。家业萧然，曾未尝入念。

林俊，莆田人。性简检，居官廉约，至棣金公禀托以谢之。厌末俗，侈泰欲，以身为表率。自筮仕迄归田，进退无瑕衅可议。妖僧继晓，挟近幸梁方以

左道进，公极论之。巡视江西，先事发庶人奸。后尚刑书，执法不苛。理崔文私人李凤阳狱，不嫌申宪，遂致仕。

王鸿渐，南阳人。崇实黜浮，诚信与物，读书以穷理致用为的。虽一字异同，必审其义之所安。善观史，务审得失，辨邪正，尤明习国典。祖宗用人行政，及前辈立朝，行己之详，皆能一一言之。官至尚书，谥文庄。

张芝，歙县人。读书慕古人之学，意气炯炯。弘治中，授评事，尝叹曰：“一职所效有限，言而见听，所及者广祸福非所计也。”因屡疏上陈，无虑数万言，皆见施行。正德初，论时政缺失，欲正体统，以收威福，以保祖业，言俱剴切。通政司以犯权幸，不敢进。寻擢宪副，风采凛然，格奸正法，悉有成绩。及督学政，恳恳导人自力。

陈壮，京卫人。弘治中为御史，鲠介特立，虽溷杂都会，而性气山林，不能与物湛浮。遇节义廉洁，士即倾心向慕，其嫉恶若将浼乎？其身家窳，素取与一，无所苟。弘治中，任南台，力操风纪。及转佐宪臬，悉心综治，持法惟谨，寻致仕。

李应祜，长洲人。介约寡谐合，领乡荐，入太学，有中贵欲致为塾师，固拒之。为中书，耻伍同官，乞改教职。尝以例写佛经，上言不当尊奉异教，言甚讦直。雅好古，博学，喜面折人过。卒之日无为斂，友人营其葬事。

宪孝建极，国运壮气，兴贤毓才，上述诸君子昌浑厚之流者也。兹述诸君子，昌英发之流者也。明笃既深，化行亦显，而盛襄倚伏之机，固已兆于此乎？

又曰：能养而不能用人才，亦无所见。大壑纵巨鱼，群公之幸于遇乎？

阳明王先生守仁，余姚人。自少负奇气，不欲为俗学所困，乃遍求百家二氏，有所得辄察，其敝辄逃之，他求如是者数过，乃独得不传之绪。辄喟然叹曰：“致良知，平生三字符，不可易也。”于是风动海内，英才就学者轻千里而至。先生奋然崛起，挺一齐于众楚之咻，听其言彥髦心醉，虽负气执己见者，亦自致疑。官至尚书，以功封新建伯，勋名日盛，易文历政繁，而时不废讲，人以为真能致良知无疑也。

此学缠绵至阳明夫子，然后大明。枢后时惜不得登其门，盖尝追附致良知之说，以为千古血脉流行化生之机，寂情感，涤虑见，而开聪明，无古今贤愚所共具，何其易也？而昧之弃之，假借影响，卒弊于梏心师心，又何其难也？不实体而静研之，岂愿学之诚乎？枢窃以良知为夫子色相，以省提为夫子譬炊歛，以讨真心为夫子刺赘，而愧于斲钝。茫茫太虚，孤悬一掬，其谁幸以助予，而志同君子，咸定于自审，天下斯文之幸也。

杨一清，丹徒人。博学有用才，久官陕西，督茶马，条上五事，监苑胥庇

，修复靖虏诸城、庄浪诸隘、花马池诸要害，罔弗振耀。虏大寇固原，公单骑驰瓦亭驿，预设伏寇，闻霄遁，复条上军务。及兴复河套事宜，忤刘瑾逮狱，寻复用。会张永征安化，公授计发瑾恶，复入内阁。朝廷有大疑，公片言以定。公援拔士类，体局宏肆，卒以是受訾云。

杨廷和，新都人。久入阁，漫无所建白，人易之。武皇南巡，天下汹汹，幸臣窃国柄，有狂生上书数其过，公延礼生，泣下曰：“久当不负良意。”已而武皇崩于豹房，安危俄顷，禁从兵悉属江彬，公密与太监张永谋启太后，请旨诛彬。先传令散军士，各就赏所，彬觉顾，瞻无人，遂就擒。乃定遣迎今上礼，下诏纪元，厘正国条，裁革传乞升及滥役，月省食粮一十六万余。

孙燧，余姚人。朴谨不外饰，然性明澈，临事缜详。自刑曹敕谳刑狱，会瑾横嫉公，连坐赎罚。正德末年，江西宸濠蓄密谋已渐彰，当事者择公巡抚其地。及谋恶大著，公屡疏罪状以闻，俱为中道遮匿，弗能达。乃与御史范辂、参议陈洪谟、副使许逵协谋，峙粮饬旅，布守要害。未几，宸濠起兵谋反，公不屈死之。谥忠烈。

许逵，固始人。初为乐陵令，以靖寇功升佾事，寻转江西副使。时宁藩起叛，兵缚巡抚孙忠烈将杀之，一时官属骇愕不敢言，独公反覆辩论，且厉声大骂，慷慨激烈，并命缚斩于惠民门外。刑时，公顾孙忠烈云：“早不听我言，当至此。”公盖尝有先发后闻之计，为忠烈所阻。

吴廷举，苍梧人。耿概雄杰，百战不回，从学于陈白沙。为县令，以忤上官，构诬编管，起为府同知，转兵备，忤镇守潘、牛，被愬于逆瑾，矫旨枷号锦衣卫门月余，几死。复编管，又起江西太参，姚源洞乱，被执入贼巢，欲加害，公挺然不少动色，且谕以顺逆之道，贼感化，礼公甚厚，历升尚书，士类倾服。

胡世宁，仁和人。伟器局，雄视百夫，而才略足以副之。初仕江西，忤濠，为其所构，坐发戍，复起历巡抚。所至有劳绩，礼围孔棘，公亦预当一面。然独惟公疏论议和平，雍雍鸣銮无诡，遇获禽之意。公外矫矫，而内缕缕，挥霍详明，渊乎莫得涯涘之也。

黄巩武选郎，莆田人。沉敏好学，志于殉国。当武皇欲南巡，奋疏六事，留之甚剀切，语刺幸臣江彬。时车驾员外郎陆震见其疏稿，愿同署名以进，彬矫诏廷跪二臣，五日杖百余，除名，陆竟毙杖下，君幸得苏。以诗遗其弟曰：“不用汝谋方至此，须知我道固当然。”盖无所悔之也。

徐文华，嘉州人。庄耸伟然，克充谏，任人不敢挠以私。忤逆瑾，坐戍。寻起历官大理丞，凡朝廷大议会，公职虽未列，见群长模糊不敢发，辄抗声剖析，众亦愕然唯唯，后以大狱罢。

王廷相，仪封人。气颖亢不能挠，居谏台敢言，谪县丞，益自励。赞理留都职，举弊绝后，久馆院章，风表百司，坛抑奔竞。有要地众越礼趋之，独不往。志好文，广集百家言，苦恁探究述雅，述以见向。晚尚玄术，群小所愠者以是点之。

梁材，上元人。检涤自饬，恐恐惟时套所浼。为县令，著勤民隐，节费恤徭，任臬长，慎察属，省诸僚，治状会大朝一一犁对，以为黜陟，有不协者力争之，时谓天服舆论，他时未有也。后尚书计部，值大工，及边务倥偬，公龟勉筹会以给之。太仓老库银四百万，执不敢动，其守法类此。

石珪，藁城人。澹约性成，躬躬自戢，位跻台鼎，供具如寒素士。正德末造，侈局肇开，公不逐时好，然亦不迴世异帜。嘉靖初入阁，严诫阁从，不滥交。与谒者以帕为仪，受则还贽。致政归，行李及奁配不满一舆。

汪俊，弋阳人。敏而敦文，而能履克叙伦谊，质心善世雅，不与俗诡。俦官大宗伯，会议考典，力争之，虽其明之未诣，盖不自轻于同也。

穆孔暉，外朴内辨精，肄举子业，每因文得悟。阳明先生主试山东，以篇句“时有发明”拔第一。后为学士，不依违时，径虽非涉世利器，其坐镇相观雅俗之，不可无也。

邵锐，仁和人。顾名检，笃孝义，澹约素持，退然若不胜衣。科掇春元，而自视为不文，位跻卿长，而家如寒士。为提学以敦行风，士忠信之，称乡评，朝议同之。

郑善夫，侯官人。性疏闳无留伏，为礼部郎，旷志辞，荣博学，为古文尤长于诗，义不诡于风，人浩焉仰頼，纵游名山川，其意哢哢如也。正德末，以养病终其身。

程启充，颖发有隗才，锐情许国，通谳典章，为明御史，敢言执宪，诸寮长倚以为重。一眚大狱，戍广右。

吴昂，海盐人。廉靖清约，随所宦历，悉著善政，民至涕泣扳送之。及归老，诵读不废，如书生然。

孙一元，不知何许人，浪迹江湖，丰概轩逸，眇等富贵，诗善风格，为名家然。实假谥诗，洞究典章，可以致用。凡履迪悉不苟，动发矩度，众称隐君子云。

杨最，生平廓落，无所容，慕古不弄，与人不设樊圃，每任真独了，为有司，随在有惠政，官至太仆卿。当严慎之地，亦率意，以其素施之，乃获罪。

徐问，武进人。准操槩，约述古，以为法程。复凌躐文坛，博探事奥，宦历跻上，卿随诣著勤，推贤士属。

毛宪，武进人。质旨励饬，修夹勉敬，义笃于宗，姻戚故人以是多孚服。

居谏垣，参劾割激。

金洲，嘉定人，质凝庞朴，趣专著已。谓道关伦修，则于所厚厚之。谓学首言行，则有物有恒。谓政在爱民，则运心惠，鲜由食息，致严必斂，有绳律令，邑民深德之。

正德诸奸之夥也，八党蛇蝎，义子鬼域，四家兵豺虎域中，以为扰攘。而国是尚具，清议不襄，其宦官蜂使武臣狐假文士，狼跋天下以为消耗，而计费有常，名检自立。是以修身之士，皆得各从所欲，而习气依然宪孝之遗也。济济杰硕曾何少耶？所虑以讲学为讳，不能发明，饬蛊之实，申后甲而意承考，安能保其往之不见吝乎？

罗钦顺，泰和人。庄笃由衷，动执型渠，不能挠以非，因自号整庵，人固信其为整也。凡出处取与，必欲印，有成宪尝曰：人立身居业，必先打破义利关，否则扰扰直到底。其教人每以是致严。官至尚书，甘茹清素，晚年不下楼数载以终。

桂华，安仁人。严毅天成，步趋矩度，而充养成见，动自有执。由身而家，日有定课，尤以厚风俗，表乡闾为务，世道王猷，僛僛属其图，尽止一举。

何孟春，郴州人。述古绩文，厉克自持，欲以行其所知，虽于世有所睽抵，不为毁。方考掇故实，多著撰，将执此以往，官至侍郎。

许诰，灵宝人，究心玄微，求明性命之说，乃浮涉经传，诘掇隳臆，直欲与古人定同异之案，其得悟莫得而知，要亦注情者欤？

崔铤，彰德人。自少负奇器，贤探圣援，念念修涤，昂藏馭世，煞辨三志，去取不欲，自诡于俗。洽涉典训，缮心旨。归广授徒，以师道自任。其肆为文辞，亦瑰玮自发，不袭人。居翰苑以争礼，罢职复起为尚书。谥文。

吕柟，高陵人。学以躬行为务，大意宗朱而时小异之。开诚与物，和气袭人，无远近，贤愚无敢慢。至义理所执，则铿然竞烈，置死生利害弗顾也。平居伟重，不妄言动，亦不泛比人。当礼围甚急，公不仆帟坐贬，后起为侍郎。

魏校，昆山人。雅慕圣贤体用之学，乃肆力坟典，博求于仰观俯察，经略民物事，钜细证究，且曰：“当于斂处为舒。”复求之静坐以澄其本。于是内外交养之意，日持瞿瞿，事必先有成法，俨然朝夕，守而弗渝。官历提学、祭酒、太常卿，澹若寒士。

何瑭，怀庆人。笃遵古谊，虽世局变推，而公不受染。当逆瑾炽威，群寮入见，有跪礼，公独挺乎自立，瑾大恚，然止夺公官。后起督浙学，寻致仕。张内阁当国，甚器重之，举翊圣治，期大用之。始入京胥。晤辄面数张十三愆，众焉愕然。官至礼部侍郎。

王思编修，泰和人。端谨不放，孝友忠义。正德甲戌，抗疏劝武宗，抑情

惩欲，还蹕以防外患，谪驿丞，凡九年。四方从游者众，正心诚意之学，多所阐明。今上即位，复旧衔。后以争礼，词剧峻，毙于杖下。

张邦奇，鄞县人。秉毅才钩，稽百家言，欲尽物业散殊而溥运之，乃步趋前懿。尝夙兴参空，默省执事，敬一语，仕陟尚书。谥文定。

功化积而治运昌，则人文蔚勃，而正学渐明。内修切而讲见丛，则真意流行，而夹傲交力。当良知学倡，兹诸公适际并起，道谊辨雄，吁咈情契，虽非直打合同，而扬阐迪知真脉，已毕验菁莪之遗矣。顾不盛乎？

良知之讲，布四方之知，而应之者能辄弃其沉痾，如云龙风虎，其势蹶焉。以起有不可以枚举，其若肖而速颖，迄于今不鲜俦，虽浅深渐顿，生熟弗齐，要能决向背之机矣。炳炳在生，例未即述，惟既定盖棺，爰为举之。有王良，泰州人，超悟于渔盐之中，能衍说善徒，担荷甚力。有薛侃，揭阳人。冒众疑而信之，卒大有所就，以广其传。有董沅，海盐人，老而从吾所好。有周冲，贲废力于自得。有杨□、杨□、郑□，潮阳人。徐爱，余姚人。竭其才，以夕死为志。有朱节，山阴人，能运于展家为名。御史有王道，武城人，雅重能为国师。有马明衡，莆田人。秉直甘于辞荣。有应良，仙居人。应典，永康人，坚持不失于显晦之间。有冀元亨，武陵人，忘躯以从义。有萧璆，辰州人，英爽不懈其趋。有蔡宗尧，会稽人，毅确不诡于俗。有李中，吉水人。金克厚，仙居人。以质直得之。有舒芬，进贤人，登殿元，务着己贵富，不膺于中。

极乎哉！良知之学也。不费辞而道备，乾知太始之知也，此妙万物而为言者也。乾以易知知之上，不容登耗，毫末故然，补之以人力，则非易。天命之谓性，言是物也。钱友德洪尝曰：充塞天地间，只有此知。天只此知之虚明，地只此知之凝聚，鬼神只此知之灵妙，日月只此知之往来，人与万物只此知之合散，而人则此知之精粹也。此知运行，万古有定体，故曰：太极原无声臭可即。故又曰：以直养而无害，则通昼夜，被四表，彻古今。无有乎？穷际究极其微，视之而不见，听之而不闻，极乎哉，其良知之学也。养而无害，其知易之难者乎？夫慕学而不得其所，为学过信，良知之易然耳。以后世之欲、之质、之习、之功，欲易良知以为过，信乃学之所为病也。是以梏心、师心，能无惧而图之可乎？若夫于何而养，于何而无害，则有良知在诸君子云。歿其所至，不得深考，慎而致之，是在未死。

马永，通州人。参将读书，负忠义，身当锋镝，而左右毛锥，志负骁悍，而出入矩矱。文学士咸敬重，乐与之游，而公亦自任。初镇延绥，后镇辽东，恤养戎伍，与士卒同甘苦，所至感若父母，而防御饬严，猷略沉密，虽不能大值显就，而多无失事。

本朝武臣，至是一大变，而人欲务文矣。究厥所原，国初以将对敌，举动自由，以渐而制于群瑯之出镇，乃设巡抚以制群瑯。又以渐而制于巡抚之总督，重臣握兵权，藉巡按以为纠察。又以渐而制于巡按之翻异，随在掣肘，不得不文，以为自御之计。且文臣轻辱鄙陵，动以不识字为诮。及其荐剡则右文而后武，又不得不文以为自立之途。于是天下靡然从之，莫知其自为武矣，此岂安不忘危之道哉？而为之文学士者，反学射习孙吴之书，玩三式法。然则武士在天下，其终不能自泯，而文之过，于文亦可见矣。

席书，遂宁人。志宏敞好学，有沉虑，读书恒自出己识，不袭剿成说。历官巡抚，所至有治声。适今上入继大统，考孝宗，公奋然不平，具疏乞正之。大礼成，转礼部尚书。时两家聚讼，气激党成，公虽坚竖礼帜，要之不失和平，务存国体，不欲因此以伤国家元气，以故党似如仇，独不甚恚公也。

张孚敬，原名璫，御赐今名，永嘉人。少负学，久困场屋，性竞直，不随物，见事辄言之，不为忍隐。为进士观政时，今上入正大统，以兴献王陵在藩府下礼部，会官议主祀称号，公即上疏辨，今上乃继统不继嗣。时论交击之，复著大礼，或问二十三条以上，举朝若仇。大礼成，上倚眷特重，入内阁，上方励精尧舜之治，夙夜夹图，忠直自许，而苞苴不行，百执事肃然就职。

桂萼，安仁人。家学懋修，自少负奇志，动以古人为慕，常谓事必有法，必豫为理会，以储经世之具。三任县令，所至政善民安。会议继统，礼群疏不伸，台阁布忿，天子方持终天之怏，公哀众论以上，而谓强臣执国柄，欺天子幼冲，上奋乾纲。大礼立就，乃眷注。公历擢冢宰，入内阁。公引拔贤才，温裕识治体。

霍韬，南海人。性介特任真剧馱，流辈所为，而时欲矫之。自负经济，谈当世务亶亶，任兵部主事。会今上入正大统，考孝宗，乃三上礼官书，奋言不当，继嗣说不能行，辄飘然挂冠养疴曰：“我何颜立无父之朝哉？”大礼成，起公历升尚书，公怒人不移事，荐人不病其犯，又善惜才无忌心，其嫉恶独至甚云。天子虽注眷，亦惩其狂，曾逮狱。

圣天子嘉靖中兴，奋思降古之治，一时习与皆不当上心。而四三君子适以议礼显，由是拔跻崇阶，以慰帝佐，岂以酬功为惠哉？而一时建业呈劳，铺宣睿德，划剔宿弊，渐追祖宗之旧，亦可谓蔚然盛无以加矣。而其锐前之志，当有勿恤有福之图，寓今后无疆之贻，则全善矣。

监生石大用，苏州人。正统甲子，处六馆诸生间，恂恂谨饬，务强力植志。会祭酒李文毅公忤权瑯，困首木于监门，三日不释。时炎暑蒸郁，病昏不能胜，石义激于衷，以只名具疏，恳请自代，谒银台则惧之以法。石曰：死生以义，何惧之有？疏入，蒙并释之。在廷文武臣咸啧啧叹赏，求识其面。

赵同鲁，长洲人。志气高迈，自经子百家，言靡不涉猎，下笔滔滔莫能御。身居田里，喜论当世事，见人之屈抑，与民间利病，及时政缺失，愤然若迫于身。有裘巡检王御史诬民为军盗，能奋力谕而遏之。遇岁青辄陈白，拯济方切中。时巡抚王端毅公大奇之，尝论三吴水患，特起白茅港之议，越数十年后，果发工如其言。

韩愁，成都人，将家裔也，自号飞霞，不乐仕。自负闷闷，概人善诗文，沉机远略，有不可诘其际者。知黄白之术，托谈医事，后改姓白，自谓能点化己姓。天无一，地无十，脱去其畔皮囊，故昔韩而今白矣。彭幸庵总制川广陕军务，剿抚流寇，计多出飞霞，功成而人不知。

世不乏志士，匹夫耿然，则随所运用，三军不可为夺，而况于务礼知文之士哉？天下有三志，而志富贵为民下，然能以富贵为志者几何哉？世多垂涎染指而终贫贱，盖特意兴所发，不足以言志，甚哉志之为难立也。若三子者可以言志矣。虽然一年而离经辨志，期王而王，期霸而霸，能得其天之所以生人，则知我之所以为志，又乌可不慎乎哉？

太监云奇，南粤人。守西华门，迓胡惟庸第，刺知其逆谋，胡谎言所居井涌醴泉，请太祖往观。銮舆西出，云虑必与祸，急走冲蹕，勒马衔言状，气方勃举，舌馐不能达。太祖怒其犯，左右挝捶乱下，云垂毙，左臂将折，犹奋指贼臣第。太祖乃悟，登城眺顾，见其壮士披甲，伏屏帷间数匝，亟返棕殿，罪人就擒，召奇则息绝矣。太祖追悼奇，锡赠葬，令有司春秋祀之，墓在南京太平门外钟山西。

太监阮安，交趾人。清苦介洁，善谋画。太宗营建北京，及治塞阳村驿诸河，皆大著劳绩，诸属一受成算。

太监陈芜，交趾人，永乐五年入宫，至景泰时卒。历事五朝，保抱皇子，四夷征讨悉与行，赐更名姓曰王瑾，宠赉为本朝中珰之冠。太宗赐范金图书四，忠肝义胆一，金貂贵客一，忠诚自励一，心迹双清。

太监沐敬，建文宫中人。太宗北征，四十日不见寇。兵困粮竭，六卿劝回銮，皆锁项，敬复苦谏。太宗骂曰：“友蛮。”敬举首曰：“不知，不知。”太宗怒命缚斩之，敬言犹不已。太宗悟曰：“使我家养人悉如此，何患不好？”遂释之。

太监刘永诚，虎视屹屹，便习骑射，三扈太宗北征，奉宣宗使侦汉邸逆谋，三帅师讨兀良哈，俘馘无算，捕执磁相妖人李宣、张普祥。英宗朝监镇甘凉，耀兵境外，麇阵于沙漠，数取胜，擒其酋。景泰末召还，总督团营，南城之谋，预勤披甲，独以满盈索退，姓属令辞职，遗荣杜谒，泊如素门。成化初，具辞累朝所赐产第禄从。

太监兴安，性廉守，不能干以私。当国家多难，景皇纵乐，中外恐恐安，虽短于才能，谘信二三，故老赞襄救正，尽其力之所可为。但廷议迎驾多沮之，盖甚不得已者也。潜谕默挽，兴之力居多。兴好佛甚，遗命化沉香龕子粉，其骨作浮图供，其不流染本习亦以此。

太监怀恩，成化中以直道黜居凤阳。弘治改元，召还司礼监，预闻朝政，孝宗信任之。恩首白内阁，万安不惬人望，王恕以雄才沦落，宜黜安进恕。孝宗即罢安，召恕为吏部尚书。

王岳、何文鼎、弘治末年贤宦。鼎力抵戚畹，张司礼，李荣希内旨杖之惨甚，迄死骂不绝口。岳清介不伍俗。正德初，刘瑾等用事，出岳居东厂，每维持士节，执法认真，诸要门各遣缉之。科道官走谒岳门，岳以正对，瑾因中伤岳，驾言岳授意九卿等官，令论列阉宦，且云请试之，谕岳欲杖朝官，观其解否。

武宗如其试，岳果长跪乞宥，武宗怒甚，谪戍李陵，行至临清，赐死于舟中。

太监萧敬，详谙国典，持重老成，历事数朝。正德中，诸奸叠肆，诬上行私。武宗每召之问，辄对非先朝故事，多所救正。嘉靖初，言官交中之，以罢司礼。

黄伟、吕宪、晏殊，嘉靖间太监。清苦雅重，屏彻华玩，动以书史自随，恂恂然有儒者风。所镇之地，军民皆被其泽，文臣之守土者或藉以为榜，絜不敢就墨恣自坏。

孙裕，孝皇时旧瑯，嘉靖间怀孝皇不考。及戚畹罹宪，泣控天子，颇逾激。天子欲明伦执法挞之，遂自缢庙中。

孔子曰：有教无类，以贤品人，则于我无党。以德容物，则于人无比。每见缙绅道中瑯多切齿，孰知有杰然者，架出吾辈上，为缙绅所不能为之事乎？故君子以虚应天下，能收群美以共归。有极则治理犹反掌，若王、何，今长老尚能道其行事敬礼之。若黄、吕、晏，予亲见其贤，当效法之不暇，而能自外之乎？昔刘东山者，孝宗几误加怒，而太监苗逵力救以解，遂成明良之遇。则若人者不惟不相仇，反以为容于吾辈，回视吾辈不为其所笑耶？

冷谦羽士，武陵人，能审音，太祖命为协律郎，考正乐器乐舞。凡宗庙中和韶乐，及朝廷大乐，以至迎膳等乐，琵琶箜篌等器，悉是正之。其韶乐大抵因王虔休《蔡氏新书》能究其辞意，而加以四清声，音律尖高非昔比矣。官至礼部尚书。太祖问其八音之理，对曰：闻磬声关系本朝，士臣廉节云。

袁忠彻，南昌人。风鉴术神验，荷眷五朝，宠渥殊至，官至尚宝卿，未尝藉恩以张于世。每因事纳忠谏议，屡出如终大孝之情，而慎密机事，论养贤之

实，而瞻其取给。乞赐孔子玉轴之诰，历言遣使取宝之非，议武职宜准终丧，谏服药勿信方士，皆喋喋弗沮利害。

蒋用文，句容人。醇厚恭谨，知当世要务，以精医，官太医院使。每侍仁宗，随事献规，益亟请寡欲清心，以强圣治。问保和之要，则对在养正气。问医效何缓，则对善治者固本，急则恐伤其本。赐第则恳辞，乃僦居萧寂寞晏如也。时朱丹溪徒戴原礼自负空，海内见则推之，盖儒而医者。

彭德清，钦天监正，扈从英庙北征。时王振擅权，威焰震主，大臣咸俯首顺命。初出师，金星犯亢，明日黑气四塞。又越二日，火星犯土，彭厉声斥振曰：“象纬示警，不可复前。苦有疏虞，谁执其咎？”振怒，詈之曰：“倘有此亦天命也。”寻被害。

五官监候杨源，丰城人。正德初，因刘瑾乱政，上言大角及心宿中星，动摇天机、天璇、天权，星不明宜绝出游，严号令，辟内侍宠幸。又上言连日霾雾交作，为阴干阳，小人擅权叛上之象。瑾矫诏杖三十。又上言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，东西往来，宜思患预防。瑾大怒，复矫诏杖三十，发戍肃州，道卒于怀庆，妻斩芦荻覆尸葬之。

曷为而艺成之为下也，言无大也。曷为而无恒之，不可巫医也，言无实也。大小以人言，妄实以心言，舍其心以为人，岂惟巫医随所之而不可者也？而世之为艺者，举无若数子，人信而称之，则岂皆无其心者乎？曰：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，几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，舜与蹠之，分于此而已矣。曰：然则其所照于事者非心其谁？曰：以妄而为照也。照则无大小，皆实心则无妄照，皆存数子之为心，与众人同，而众人不能如数子之能为用。或为利动，或为势怵，或为气昏，或为习怠，或为见移，而照者妄矣。此有恒之义，入德之门，圣功之本也。

郑牢，广西总戎府老隶。性耿直敢言，都督韩观威严不可犯，每醉后杀人，牢度非其罪，辄留以俟其醒，由是赖全活者，众观尤德之。继帅山襄毅素廉正，下车辄延访耆硕，可任以言者，人有以牢告进，质之曰：廉为官本。山曰：土夷之馈不纳则疑，柰何？牢曰：不畏国法，畏蛮子耶？山笑而纳。

杨坝，京卫余丁卒。当袁彬忤门达，构诬重情，举朝冤之，莫敢鸣。坝素不识彬，击登闻鼓，恳疏暴达罪，并下卫狱。达姑缓坝，使诬连太学士李文达主使，坝佯诺之。及会鞫午门前，乃愿伏无他，及人吐舌壮之。

或疑二夫之取也，何居？予曰：能举斯心加诸，彼二夫长于天下。曰：一事长矣，不已浅乎？予曰：士君子广知识，多思致，能技略，如太仓陈贮不能取一粒入口，而二夫者升斗之积，饥即入炊，以当七，二天多乎？士君子多乎？曰：然则不待学矣。予曰：抑非也。只口之家，苟延升斗，富合四海，而无

太仓以为百万积贮，焉能国乎？曰：学之何如？予曰：有土斯有财，因吾之土，而入吾之财，未尝取诸其外心吾土也。多识前言往行，心以蓄吾德也，曷有外乎？曰：然则典籍非所用也。予曰：抑非也，典籍吾培溉也，师友吾耒耜也，见闻吾同作也，事为吾岁候也。由是而日新之谓，盛德富有之谓，大业斯集也。凡若而人，有圣人之学，有君子之修，有善人之质，有有恒之心。斯四科者，不于文，不于行，皆自其心论之，非其心则弗取也。然取于见闻之所及，取于心思之所到，弗及弗到，其所缺者多矣。姑俟续焉。